

第四十期



目 要

- 全 劉.....士博子鼻高
立 戈.....「後想前思」讀我
路 馬.....「報藝文」看
陳 老.....理法與情人
金 瑪.....會社及者動勞，動勞談略



版 出 社 地 荒 坡 嘉 新

目錄

封面	衆二	沉風
等待(木刻)	(一)	
略談勞動、勞動者及社會	瑪金	
	(二)	
正視華校學生的活動	琛	
	(三)	
漫談婦女問題	林民	
	(四)	
婦女節感言	流雁	
	(五)	
人情與法理	老陳	
	(六)	
小丑的藝術	王凝	
	(七)	
生活在苦難中的人們	君羊	
	(八)	
談談婦女出路問題	木秀	
	(十)	
天才的英國作家司各德	李岡	
	(十一)	
看「文藝報」	馬路	
	(十二)	
我要咒罵現實	磊魯	
	(十二)	
火星	碎石	
	(十四)	
欺騙	林華	
	(十四)	
將要來的日子	J.E.阿杜姆	
	(十五)	
高鼻子博士	劉全	
	(十六)	
由史良談起	力	
	(十八)	
我讀「思前想後」	戈立	
	(十九)	
絕望	白蒙	
	(廿二)	
象、狗、人	砂耶	
	(廿八)	
關於歷史	成業	
	(廿八)	

荒地半月刊

出版兼發行：荒地社

通訊處：新加坡芽籠路
三十二巷三十九號

HWAN DIH SHEH
39, Lorong 32, Geylang Road,
SINGAPORE, 14.

承印：宏藝印務公司

新加坡俊源街廿七號
電話：二零八三六

出版：一九五四年
日期：三月十五日

荒地半月刊價目表

零售：每本三角

定閱：三個月 一元八角

半年 三元五角

一年 七元

(英屬地郵費一律免收其他各地另加四分航郵願算)



等待 (木刻)

衆二

一九五三

略談勞動、勞動者及社會

瑪金

人類的來源這一問題，相信還有許多人或者完全不懂，或者模糊不清。基督教不是說人是上帝造的嗎？不是有人說人是從天上升落地下來的嗎？弄不清這問題，就會認識不清自己生存在世間的任務是甚麼，應該怎麼做……這些是迫切需要解決的事情。

我們前一輩的科學家們告訴我們說：在太古的年代裏，地球上的大森林中，生長着、繁殖着一種叫做猿的動物。牠們的形態很像我們，但是，與我們人類有一個最大的差別，就是：牠們是以四肢爬行的。牠們在森林裏採集果實野菜過活，與現在熱帶森林裏的猴子差不多。距今幾十萬年甚至幾千萬年前，地球的某些地方，如亞洲的西部、歐洲的東部，慢慢冰冷起來（原因此處不談），使到森林裏的樹木都凍死去，猿人找不到東西吃，於是離開森林到地面來。在這一個全新的環境裏，猿人需要使用石塊樹枝這些現成的工具去採集果實或是捉捕弱小的禽獸來過活，另一方面，牠們還得使用那些工具當作「武器」去防備自己受到其他猛獸的攻擊、侵害。於是猿人就經常地用前肢去執拿工具去謀生與保護自己。久而久之，前肢與後肢就慢慢分工起來，前肢於是放棄爬行的工作，而離開地面成為手了。這樣，猿人就俱有人的形態了。後來，為求生活得更美好，牠們就從那些現成的粗糙的簡單的工具，用自己的能力去創造發明新工具。最早的一件工具被創造而使用，猿人就進入人的階段。

所以，我們講了人是從猿人演變而來這一事實，就證明了人是經過千百萬年長時期底勞動才能從野蠻的猿人變成文明的人類。因此，我們說，勞動創造了人，創造了人的本身。缺乏那種長期勞動的鍛鍊這一必經過程，猿人就絕沒有變成人的可能，牠們也許現在還是猿人呢，地球上也就沒有像我們這樣的所謂人類了。

當人類初步形成時，依靠自己創造的最簡單的工具從事生產。在生產過程中，積累了許多經驗，於是把簡單的工具改進成為較精細較有勁用的工具。生產工具的進步，就意味着生產力的進步；而生產力的進步，也就把社會推向進步，只要生產力是能順利發展，不受阻礙。當人類使用着工具時，就竭力去與大自然鬥爭，去發展自然界、創造物質、滿足生活上的享受；於是，新的世界就出現了，文明時期就開始了。因此，我們又說勞動創造了世界，創造了物質文明。

勞動的神聖就在此，我們之所以要注重勞動也在此。

使用勞動工具生產的，就是勞動者，廣大的勞動人民。他們不論是在甚麼時候，都是佔人類中最大多數。用他們的兩隻手，創造出世界上一切物質，不論高樓大廈，也不論穀粟布帛，沒有一樣不出自他們的手。因此，我們說，勞動人民是世界的主人翁，是世界的主宰者，繁榮者，發展者。

自從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後，勞動人民就一直是被極其少數的統治階級所剝削所壓迫。他們在統治王朝的強大國家機器底下，在嚴厲的統治者手段下，被榨取得精光，被壓迫得透不過活氣來。他們勞動所得到的收穫，自己不能享受；自己創造出來的財富却被野蠻地盜取去，他們剩下來的只有飢餓、寒冷、疾病與死亡。

從原始共產社會進入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後，勞動人民就一向處於痛苦、悲慘的情形下過活。

世間到底是以勞動人民為最多，因而，他們的力量也就最大。任何人都可以相信，當人們被迫得走頭無路，死去活來的嚴重情況時，人們就會以其極強大的暴力去推翻自己頭上的統治者。他們強大的組織，百擊千捶打不破，他們的步伐整齊而帶着聲勢，踐踏所至，沒有一個力量可以抵禦住。這就是勞動人民翻身的高峰，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勞動人民底力量澎湃激盪的二十世紀。

一切的人們都必須與勞動人民連繫緊，結成一條鋼線，組成一座橋堡。任何人都要了解到：勞動人民的翻身，就是一切人們的翻身；只有勞動人民勝利，才有人類最大的勝利。我們是生活在勞動人民所創造的生活物質上，當龐大人民在哀號啼哭的時候，誰也沒有心情去歡笑歌唱。任何人都要了解到：不管你是一個教員，一個學生，一個小職員，一個作家，一個商人，一個市民……任何人都好，你必須與勞動人民站在一道，一齊行動，一齊奮鬥！

去年年底及今年年初，星洲華校學生的活動可以說是比往年特別熱鬧。

去年年底各華文中學畢業班所舉行的叙別遊藝晚會，不但使全星青年學生活躍百倍，同時也使這缺乏健康娛樂的星市，鼓起一些波浪，大家都異口同聲的喊道：「我們需要健康的娛樂！」而中正中學初中畢業班首起為南大籌募基金的壯舉也深深的烙印在星市的青年的腦海里！大家都深深地感覺到南洋的確很迫切的需要一間華文大學。

「青年是人類的春天！」而青年學生的力量更是無比的宏大。青年人的力量足以推動時代的巨輪向前，也能改造整個社會。……所以去年年底由於學生本身發覺黃色文化的毒害，於是倔強地站起來，豎起正義的旗幟，向黃色文化宣戰！直到目前，反色情文化運動還在各華校進行中。

而一些黃色文化却到處被抵制，甚至在開聯歡會時，他們也會設法去找一些黃色書報當場毀燒，像這種可貴的精神，莫不教人肅然起敬。

正視華校學生的活動

• 琛 •

齊聲為她讚美
為她歌唱。

去年年底是華校學生到處活動的年頭。而今年更是華校學生活動的年頭。

在一九五四年剛開始，春風剛從祖國的原野掠過這里的山林的時候，全星華文中學畢業班為南大籌募基金遊藝大會成立了，這個含有歷史性的組織已深深地為後來的華文學生奠下基礎；將來的華校學生呀！將拉着平齊步向前無疑！我們必須要珍惜這個組織，華文教育是會由於青年學生的團結而在這種環境下發揚光大起來的！

全星華文中學畢業班為南大籌募基金遊藝大會成立後，到處都可以看到學生們的活動，第一個輝煌的成績為南大籌募基金遊藝大會特

刊在全體青年學生的合作下產生了。於是又給同學們一陣鼓舞！

到本月四日為南大籌募基金遊藝大會的鑼聲正式在快樂世界响起了。為南大籌募基金的大旗在飄蕩，整個學生界頓時開動起來。一陣陣歡呼的聲音從不同的方向匯集起來，這就是力量呀！年青的朋友，你們應該好好地鄭重這份量。

青年人的力量有如澎湃的河流！什麼也擋不了，當全星華文中學畢業班為南大籌募基金遊藝大會在快樂世界陸續演出時，全星的輿論界都加以讚揚，全星的華人弟兄都鼓掌呼好！讚美聲，羨慕聲到處飄揚！

美麗的祖國，贏得如雷的鼓掌後，又得到輿論界的好評，青年人的心像祖國一樣美麗；青年人的心永遠是投進祖國的懷抱，我們的祖國是那末的偉大，而我們的弟兄却是那末英俊我們的確應該

歡樂舞却充滿着熱血與眼淚，勞動創造了世界！世界是屬於勞動的人們！

全星華文中學畢業班為南大籌募基金遊藝大會，為星馬歌舞劇愛好者鋪下了一條石路，這次這個含有歷史性的組織無疑的已像一粒種子一樣埋葬在土里！有一天呀！這種子一定會發芽長大！

今年應該更是華校學生活動的年頭。我們應該珍惜華校學生這種精神，同時把它發揚光大，使所有的人類知道華校的青年學生到處都是不甘落伍的，到處都可以推動時代向前的！今日這個時代號角到處號响的時期，我們再也不能停留在時代的後面了。

華校學生能自己覺悟而起來活動，已足以證明華校學生的不甘落伍。讓我們正視這崇高的精神。

漫談婦女問題

林 氏

婦女在今天，有的依然無勇氣反抗，仍然生活在順與從的舊道德觀念中，他們還是軟弱和被壓迫，因此做人家一口咬定說婦女是弱者，更可悲的是有些婦女也說女人總是不如男人的，好似女人之被壓迫侮辱是應該的；有些婦女是已真正的獲得了解放，她們立下了光榮和偉大的事蹟，完全否定了舊傳統社會和所謂「文明」社會給於她們的誹謗和侮辱，並更進一步地提高了現社會對婦女問題的認識和重要性。這也就是說婦女對社會的重要性和活動力，已不是傳統的社會勢力所能掩飾或抑制的，更不是所謂「文明」社會的糖衣所能引誘和欺騙的。

婦女問題，也就是婦女的解放問題。婦女要爭取解放，亟獲得解放，已不是一個抽象的問題，也不是用來裝飾時髦的口號，而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實際問題。在社會的發展規律中是一個必需而且必然的過程，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因為婦女解放對整個社會整個世界來講，是極其重要和嚴重的問題，她們對社會有着不可分開的血絲關係，若使婦女得不到解放，那就表明那社會的不健全，同時也說明那社會制度是不平衡的。當然，社會健全，那社會的人才能生活得幸福和快樂，這是每個人的祈望，所以婦女的解放是必須追求的，是不容忽視的。

婦女解放這問題既然是如此的重要，那麼怎樣才算是婦女的解放呢？我們稍微注意婦女的種種活動和生活方式，就會很清楚地看到婦女對婦女解放問題有着種種的誤解和畸形的發展。有些婦女以為婦女的解放就是時髦，於是嫌中國式太古老了，太落後了，就把牠完全拋棄，純粹走向洋化，專模彷彿洋人，這樣，聳高而袒露的乳房就是她們的本錢，胭脂和口紅就是他們的迷陣；有些摩登的婦女把婦女解放當做時髦的口號喊和事情來做，因之，大搞婦女會，什麼「取爭呀！」「奮鬥呀！」「請願呀！」……口號喊得非常之响亮，但在實際上一點力量 and 效果都沒有，把一個實際問題都抽象化了，揭穿來還不是所謂「名丈夫襯托出來的名婦人的名婦女會」，穿着露天的時裝，擁抱着跳了幾

隻舞，這就是為婦女會募基金，這真叫人不敢領教；有些以為婦女解放的爭取是性的解放，而走向淫蕩的道路上，於是整天迷醉在色與情的幻想中；有些以為「Ladies First」是她們爭取的目的，這只不過是漂亮的名詞，其實，是把婦女當成花瓶和玩物，把婦女的名譽捧為第一；更有些以為是要爭取到像上古時代的「女權時代」，他們認為現在被男人壓迫，以後就必然反過來壓迫男人；又有些受到男人的蹂躪，以為婦女爭取解放的對象是男人，因之，仇視一切的男人，而拼命向男人開刀……這種種的觀念都是不正確的。婦女的解放是整個社會問題，向別人乞求是沒有用的。換句話說，婦女解放的爭取對象是社會，若用那些成見和天真的狹陋的觀念來看婦女們，那婦女們是得不到徹底的解放的。

婦女解放是婦女向社會國家爭取合理待遇的一種運動，所以更明瞭婦女解放的真正意義，就必須先明瞭現社會的情況，若我們不去明瞭現社會的情況，那對現社會的一切發展條件和病態之根源都不了解，要解決社會之病態那根本是幻想的。只知道高叫高跳高喊，或憑主觀成見來處理婦女問題，那是把這問題孤立起來，抽象地脫離了現實，這怎能得到合理的解決呢？我們要了解清楚，婦女解放問題是整個社會國家的問題，單靠婦女本身來爭取，力量是單薄的，而且也根本不可能現實的，因此，還應該取得社會人士的同情與協助。也就是說婦女的解放是應該獲得各階級人士的同情和協助，更徹底地說婦女的解放，男子們也應該牽涉在內。國家社會是人的總和，而且又是一個社會問題，因此，喚醒男子們了瞭婦女問題的社會意義與喚醒婦女本身的警惕性是有同等意義和重要性！也只有這樣，婦女運動方能獲得光榮的勝利，才不致成為孤立和盲目的。

在當前的社會裡，婦女確是處於被欺騙和最受壓迫的，處處都可看到欺騙婦女和壓迫婦女的不合理的現象，例如把婦女當成花瓶、生子機器、洩慾

器、貨物、裝飾品。婦女的婚姻還是不能自主，工作與男子同工而獲不到同酬；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生活上都不能真正的與男子處於平等的地位，分曉時又得不到適當的假期與津貼，以及利用女色作為弄財生利的商業工具……更有選什麼花、什麼小姐、什麼優待婦女、什麼袒胸露乳的露天時裝，這是什麼作用呢？難道是爲了提高婦女地位嗎？明顯的人是可以看出，這些都是欺騙、賤視、侮辱。所以婦女要獲得真正解放，就必須去了解社會，去分析種種不合理的現象發生的根源，並向它們宣戰，把它們連根拔起，爭取合理的改善。爲了生存的鬥爭，這是合情合理，天經地義之事，是每個婦女都

婦 女 節 感 言

流 雁

「三八」國際婦女節，是全世界的婦女要求自由平等解放的一個偉大節日，也就是全世界婦女檢閱自己力量的一天。

自古至今，婦女向來都是處於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上，尤其是中國（目前祖國已不再有這種現象了）的婦女，數千年來在封建的枷鎖下，最受賤視。禮教中所謂「三從四德」便是約束婦女沒有自己獨立的人格與意志。當時的婦女既沒有社會地位，政治地位，經濟地位，沒有財產繼承權，也沒有參加社會活動的權利，只能爲父母翁始丈夫孩子操勞一世，在閨房與廚房度過一生。數千年來這種悲慘痛苦不自由的生活實不知埋葬了多少婦女的天才與智識。

同樣，不僅是中國的婦女遭受這種宗法社會的重男輕女的束縛，就是現代世界上所謂資本主義的文明國家中，婦女也是處於最受壓迫與剝削的地位，與男子作同樣的工作，可是工資却比男子少，與男子一樣爲社會服務，可是不能與男子享有同等的權利。

如今婦女解放的口號與呼聲雖是响徹雲霄，可是今天的婦女是否完全得到平等解放呢？我感覺到尚未達到這目標，因爲在今天我們普遍可見到婦女還是遭受不平等待遇與種種壓迫，大部份的婦女，尤其是中國的婦女尚在封建餘孽下過着不自由的痛苦

有的責任，也只有戰勝這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婦女才能在社會上獲得真正自由、平等的。當然，進行這種鬥爭是艱苦和長期的，要想馬上獲得改善，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婦女要努力於尋求知識和體驗，來充實自己，在邊學邊作的原則下爭取婦女運動的勝利。進行這種鬥爭的方法，不是向男人開刀，不是向自己爭取，更不是向別人乞求，而是要面對着現實，針對着社會，拋棄一切的幻想和慾念，提高警惕性，發揚積極和自覺性，事實求是，對準社會的病態，開個對症的藥方，爲着這一代，也爲着下一代。

苦生活。

檢討起來，今天婦女尚不能謀得徹底的平等解放，最大因素當然是現實社會制度的促成，因爲這不良的社會制度沒有改革之前，婦女的真正解放是談不到的。

但無可否認的，在今天尚有許多婦女因學識淺陋，思想落後，看輕自己的力量，更有一般婦女因慕虛榮，好奢侈，而自甘沉迷與墮落。這類的婦女非靠先知先覺的智識婦女向她們進行宣傳教育不可。此外，尚有一些家庭婦女因困於瑣屑的家務及孩子的糾纏，無法出來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事業，這也需要一般努力「婦運」的姊妹們共同推動創辦起托兒所養育院等的設備來，俾使這般婦女都能出來參加社會的工作，但可惜在戰後的馬來亞，尚未有此種的設施，這是件憾事，也需要馬來亞婦女姊妹們努力推動的一件工作。

總之，婦女的解放並非全依賴社會來解放，也不是空喊口號便能得到解放的，而是婦女本身應努力去爭取，非以實際的行動來求得不可。因此「三八」婦女節的來臨，我們除了開會慶祝之外，更應繼承爲了婦女的解放而英勇犧牲的婦女先烈們的精神，加強團結而作進一步的努力。

時代是向前進的，婦女解放運動也必跟着時代而前進，我堅信着！

人情與法理

老 陳

「人情」與「法理」這兩個概念，在這個充滿矛盾的現實社會中，好像是水火不相容似的：合乎人情的事物，偏又違背「法理」；反之，合乎「法理」的事物，又委實太不近人情！於是乎一般「體恤民艱」而又顧全「法理」的論客，就不時在發其「中庸」的論調，說什麼「依法理是無可厚非，但於人情却實在說不過去。」

譬如說，無辜小販慘遭掃蕩，一如強盜的波追被捕，害得惶惶不可終日，有的被逼得無法生活而自殺，含着怨恨悲慘地死去。這種依法掃蕩的行徑，不只小販本身，就是社會人羣都無不感到切齒痛恨！但是「中庸」的論客們却認為：「依法理是無可厚非，於人情却實在過不去。」又如民屋被依照「法理」拆毀，害得貧寒的孤兒寡婦流離失所，無處棲身，社會人羣對此種拆毀民屋的行動認為是野蠻與殘暴之極！然而「中庸」的論客們也還是認為：「依法理是無可厚非，於人情却實在說不過去！」究竟人情與法理是不是兩件毫無相干的東西呢？完全不合人情的事物是不是有合乎法理的可能呢？

事實上，「人情」與「法理」並不像「中庸家」眼中的兩件沒有關聯的東西，而是兩件彼此密切聯繫的互相作用的東西，而且我們還應該強調法理是產生在人情



的基礎上的。所謂人情，莫非指的是人羣的生活習慣，生活權利，以及進一步增進物質與文化生活的慾望和要求。任何事物如違背了，或抹殺了這些，人們就自然而然地要感覺那是不合乎人情。那麼，法理又是怎樣的東西呢？它是從那兒來的呢？法理不是別的，而是人情的精髓的總體現；法理是從人情中來的而又回到人情中去的。一句話：真正的法理是在保障人羣的生活權利的，也就是保障人情的。

比方說，某一國度的人民羣衆都一致痛恨侵略戰爭，希望永久過安居樂業的和平生活，因而行政機關的人民代表就根據這個「人情」制訂了一條「法理」。這條法理是：不許宣傳戰爭，歌頌侵略戰爭者是人民的公敵！違者嚴懲！因為這法理是產生在人情的基礎上的，所以它得到人民的擁護和遵守。人民羣衆一致覺得嚴懲戰爭販子的措施是既合情又合理的，它不但沒有傷害了人情，反而更保障了人情，甚至發揚了優秀的人情。

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真正的法理是一定合乎人情的；反之，不合乎人情的「法理」，是絕對不該稱它爲法理的。因為那樣的「法理」實質上是囚徒的鎖鍊，是驅策牛馬的皮鞭，是癡瘋婆的漂亮外衣！

小丑的藝術



俄國作家安特列夫寫了一個最後的劇本，叫做「吃耳光的人」。在這個劇本里他寫了一個馬戲班的小丑的成功秘訣。他指出來，講談諧話，做滑稽的動作，去討觀眾的歡心，已經不時髦了，所以喫力不討好；一個出色的小丑，不需要傷什麼腦筋，費什麼氣力，祇須把臉孔伸出去，讓別的角色去打他的耳光，右臉打過，再轉過左臉去，每打了一打還要擺出付笑臉。還要向人鞠躬。這麼一來保管觀眾稱心滿意，鼓掌喝彩。「吃耳光的人」里面那個馬戲班小丑就

憑着這一套本領走紅，混飯吃的。

作賤自己，滿足別人的優越感——這是小丑的藝術，也是奴才的藝術的精髓。

中國的文人，雖然一路來都頂着個漂亮金字招牌，堂皇得很，其實說穿了，還不過是小丑跟奴才的混血兒而已。不管是在「高官厚爵」，「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得意時候，抑或失意落魄，寄身豪門，當個幫閑清客的時候，他們也是那樣的：對於比自己身份低下的小百姓，他們是作威作福的惡奴，擺一出付如狼似虎的兇狠的臉孔，加以踐踏；在主子面前，他們却又是馴服的巴兒狗，馬戲班的小丑，曉得怎樣作賤自己，討得主子的歡心。

自輕自賤，或可以博取頭家主子一時的喝彩，滿足了一時的優越感，從而混得一只飯碗，養妻活兒，但這麼一來，在主子的眼里，便不得不降低了所謂文人的身份，無怪主人要「倡優蓄之」了。

但話得說回來，文人究竟是小丑跟奴才的混血兒，混飯吃的本領來得更高明，不是區區的馬戲班小丑所可同日而語。因為文人還有「文采」，還有奴才式的狡猾陰險。同樣是作賤自己，伸出臉孔去讓人打耳光，打腫了臉皮，藉此取悅主子，但他還會說出一套堂堂皇皇的大道理來，或者做出兩篇典麗的文章來，遮掩自己的醜態。他們通常學會一套幫閑本領，除吹牛拍馬外，還精通琴棋書畫，哼幾首歪詩，或者熟習一套麻衣相法，能够從頭家主子那張平凡的臉孔看出「貴人的異相」來，連頭家主子屁股的一根毛，也是與眾不同的，妙在仍可厚着臉皮，美其名曰「人物」介紹。在取得了主子歡心後，便可乘機告密，進讒，或造謠誣衊，置異己於死地。

不過到了文人無「文」，連「文采」也沒有的時候，雖然仍想做空頭文學家，拼命向人吹噓自己的文章怎樣了得，而目前則不屑執筆，去跟別人爭一日長短云云，其實也祇好當一名馬戲班小丑，當衆吃耳光，裝出笑臉，連連鞠躬，博取別人一聲哈哈。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

• 王凝 •

生活在苦難中的人們

——君羊——



(一)
炸藥短缺了，石廠又得停工，工友們的心頭都給打上了個結。

夜晚，在宿舍裡工友們都圍在求伯的榻上，有躺的臥的，坐和蹲的，有的裸着上脯，雖然風不停地吹着，却也沒感到寒冷。大家都爲了停工的事而不安。求伯吸完了最後的一口大煙，翻了個身，坐起來，兩隻腳交叉盤着，拿着鐵叉一邊往煙槍裡挖煙屎，一邊說：

「唉！又停了，肚子拿什麼來填？」

「還有什麼辦法啊！人家可以不顧我們的死活把工廠的門關起來，苦的還是我們……」爆炸員阿明滿腹牢騷正找着機會發洩，但只說了一半，就給年輕的阿炳插進嘴，把話給岔開了。

「你算得了什麼呢？」他說，「自己一個人，怕餓死？最可憐的還是求伯——不是嗎？明兒連煙屎都沒得吞了，眼淚鼻涕一起跟着流。」

還把隻手按在嘴邊做了個呼呵。自然，對於求伯的吸大煙，大部份的工友們是會覺得討厭的，但是大家在一道工作了多年，如果爲了這而疏遠他，那真是罪過啊！不用說，凡是身體強壯的人都會認爲這是一項不良的嗜好。一個工人如果染上了煙癮，是絕對不該的事；就拿求伯來說吧，他如果每天沒有吸個够癮，那麼，工作時就連鐵鎚都抓不起。下了工，向榻上一躺，身子像條龍蝦，又來玩弄那

傢伙了，這樣不但把工作得來的錢花在浸蝕生命的習慣上，而且久而久之，精力和精神都受了絕大的影響。而且宿舍裏常給搞得烏煙瘴氣，實在令人難受極了。

在阿炳來說，是一種本能的譏笑，因此一碰頭就要挖苦他。求伯給激得生起氣來，放下手頭的工作，拿毛巾抹抹手。

「哼！你也別刁了，你老母要不是有你這個天壽子，月月賺一點錢回去摘戶口米，早就跟人跑囉。——如今，廠停了，再三個月，米缸空了，看你還會飛。」

接着，大家把阿炳罵了一頓。但是工作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呀！於是，有的說，你可以回家種芭去，他可以去養雞啦！但是，枯瘠的地，菜從哪兒種起？養雞嗎？本錢呢？大家都又答不上腔了。

靜默了一會，阿明對着大家說：

「等吧！不久會恢復的，總不致於永遠停下去。」嘴裡雖那麼說，心裡可開始動搖了，「管他呢？一輩子就是受不完的苦。」但是「不久會恢復的」這句話在大家聽了，却也帶來了一些安慰。目前呢？大家只好吃自己去了。

「要希望它快開快好，」求伯說，臉上露出了淡淡的苦笑。「我這副老骨頭還可以磨到那個時候吧？」

夜深了，工友們都上自個兒的榻上準備就寢。風越吹越緊了。……

阿明躺在榻上，翻來轉去的老是睡不着，對着漆黑的屋頂，想起了自己的心事，好不悲傷，三歲

沒了爹，七歲裡死了娘；靠了堂伯的撫養，進了三年學校，但長久的寄人籬下總不是辦法啊！於是便去當了藥材店的學徒；不但掃地跑街看店鋪，還要受老板的打罵，受不了，逃了出來，從此不知跑了多少碼頭，幹了多少行業，受了多少人的欺侮。到頭來還是光棍一條，沒出息！可是我也並沒有什麼野心啊！我從來就不敢想到要做出損人利己的事。」只要是能安安靜靜地生活下去，那便是他最大的願望了，但是這世界又偏偏不給他那麼做。因此幾年來他就在這種矛盾的心情裡活下去，無法擺脫。

世界上最苦痛的事，莫過於當生活的信仰開始動搖的時候，舊的習慣還沒有澈底消除，新的信念也還沒有打下牢固的基礎，這時期，正像是一個跌在水裏的人，當水浸到了胸部，即將無法呼吸了，在這生死劇烈地對拚的一刹那，假如有人從旁相助，或是自己拚了最後的一點力，從死亡的線上逃出來；那時候，他將會感覺到生命的更寶貴和生活的壯麗啊！而且將有更大的勇氣向新的目標邁進。阿明在被窩裏縮成一團，痛苦後周身發顫，額上都擠出了冷汗，對着悶人的長夜發出冗長的歎息。

(二)

石廠是停了，有的工友搬回家，沒家的，也約了三兩個同伴上上咖啡館。日子很快地就過了一個多月。

畢竟是大家的希望沒落空。當工友們得到了復工的消息都高興得不得了。那天，在搬運炸藥的時候，大家都感覺到工作特別輕鬆。求伯趕忙從榻底下抽出那把十六磅的鐵鎚，放進火裏煅煉，重新換上新的柄。吃過了中飯，阿明背上滿滿一袋的炸藥向石廠去；不必幾個步伐他已攀上了石壁，把炸藥一塊塊地往炮洞裏塞，再把導火線燃了，他以極敏捷的動作從這邊跑到那邊。不上幾分鐘，從石廠

裏傳來了响亮的爆炸聲，接着是嘩啦啦地大量的石頭從石壁上滾下來。在老遠的宿舍裏也可以聞到火藥味。

這是爆炸啊！炸開了堅硬的石壁，使工友們得到生活的源泉，使工友們回到了工作的崗位。

「哈！有肉，有肉，」求伯連連叫好，「這次總可以頂得住兩個禮拜啦！」

工友們的黝黑的臉都掛上了光彩。

機器開動了，漫山遍野都响着機器的轟聲。草原也給籠上了一層白色的石粉。

石廠裏，求伯停下了搥石。

「呼！歇一歇吧！」隨即拿了一隻破邊的杯倒茶，又對着大家誇獎阿明。

「噲，你們瞧，阿明真是這個……」指了指大堆的石塊，又揚了揚大母指，表示阿明真是個了不起的傢伙。那個給誇得有點不好意思起來，吉吉巴巴地說：

「只要洞打得準藥塞得够，就可以打下這麼多的。」

「記住，要每次這麼多才好。」說得工友們都哈哈大笑起來。

「可是……可是……」心裡的那個問題又湧上來了，「鬼才高興呢，不久還不是要關掉的。」只是對着大家的面不好意思說出來。

「可是什麼？」求伯睜着眼睛緊盯着他，阿明一時給迫得更加難受；想說，可心裡又不願表示懦弱。況且看到了大家却滿面高興，也就把話給壓住了。倒了杯茶蹲在石頭上喝。

求伯看了他想說不說的苦樣子，可就摸着他的脾氣。想了一陣子說：

「唉！你想的也是對，這年頭叫我們怎麼過日子啊！……石廠今兒開明兒停，難道我們就等着餓死？……」

太陽已經偏西了，它的餘輝仍然照着這一群生活在苦難中的人們。

談談婦女的出路問題

木秀

——為紀念「三八」而寫——

幾千年來，世界各國的婦女，都處在不平等，被束縛，被壓迫的苦痛境遇，一直到一九〇九年的三月八日，美國芝加哥地方的勞動婦女和智識女性，為爭取自由和平等而舉行了一次盛大的遊行示威；當時這個富有歷史性的婦女運動，曾震撼了全國各地甚至於全世界的婦女；所以在此後數年間，世界各國的婦女都先後發出同樣的口號。至一九一一年至二四年間，德國、中國、奧國、蘇聯、瑞典、丹麥、美國等國的婦女都以示威遊行來紀念這為爭取自由平等和解放自己的「三八」婦女節。其時她們所喊出的口號，除了平等、自由和解放以外，更發出「同工同酬」、「保護童工」、「打倒軍閥」、「保護母性」、「同等教育」、「禁止蓄婢納妾」，建立兒童保護」等口號，由此可見這國際勞動婦女節的意義是多麼的深重和偉大！而我們每位婦女都應以實際行動來紀念它！

在慶祝「三八」節的今天，我們應當了解有些國家的婦人確鑿已解放了；比如中國等的婦女，她們已經完全自由和平等了，她們能够享有跟男子一樣的權利，受到同等的教育，同樣跟男子担负起保衛和建設國家的義務，我們可以從翔實的報導和朋友們的來鴻中得悉祖國有創造偉績的「勞動女英雄」，雄赳赳，氣昂昂的「巾幗英雄」以及無數的政治家，科學家，藝術家……這是多麼能激發我們興奮的一件事；但是另一些國家中，我們却可以看到許多不平等的現象；沒有合理的權利存在，生活沒有保障、被壓迫、被虐待等等。特別是馬來亞的婦女，她們根本就沒有權利可言，生活沒有保障，被壓迫，被虐待那更不用說了；她們也跟男子做同樣的工作，可是却得不到同等的待遇，回到家裏還得料理膳食，洗衣，看顧孩子，甚至還得遭受丈夫的臭罵和毆打；許多貧窮的女孩子跟貧困的男孩子一樣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許多女性，特別是女工們為上層階級視為花瓶，隨時予以侮辱；多少無辜有為的姐妹們被姦殺而犧牲了性命……總之，姐妹們所遭受的不幸的例子，是舉也不學完的。但是，我們要搞清楚，今天所有廣大群眾也一樣是

遭受種種的痛苦和不幸，只是婦女比較男子更甚罷了。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了解婦女的問題，最大的癥結是在於社會問題，社會的問題未得解決之前，婦女問題是不能單獨得到解決；但要解決社會問題也不能單靠婦女或男子任何一方自行解決的；必須要在思想上取得一致，通力合作，共同以實際行動，去取得解決這問題的辦法。我們婦女的出路問題，最大的原則，最根本也就是這一點。

有些婦女，因為一般的原則性搞不清楚，以致為出路問題而苦惱；比方有些在學的智識婦女，常常担慮畢業了沒出路，或有出路而不感興趣，不適合她的理想；有的婦女却認為這社會太不合理，太黑暗，而感到人生沒有樂趣，於是悲觀厭世，萬事只求得過且過，形成一種厭世主義派。我們說，這些都是不正確的人生觀。第一種人是煩惱沒路可出，一旦有路給她走，却又過分強調「興趣」與「理想」問題，這充分表現了她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很濃厚；在這失業人數空前激增的社會中，能找一份勉勉強強的職業，已屬萬幸，還敢夢想什麼理想不理想；實際上，現在有那一種是我們的理想職業，我們的理想，最光榮、最偉大的事業，便是推倒不合理的社會，使之趨於死亡之路；而職業不過是我們的副業罷了。第二種是厭世主義派，這種人最吃不起苦頭的，她們根本是缺乏勇於面對現實的氣質，簡單地說，是經不起風暴的摧殘，便要倒下去的弱者，這是品質很差的一型女性；實際上，我們今天的婦女，不但應有敢於面對血淋淋的現實的勇氣，而且還應具有堅決、果敢的精神，共同改造不合理的社會。

親愛的姐妹們，我們出路問題的原則：應該就是以廣大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也即是說，應該跑群眾的路線，一切為群眾；去解決群眾的切身問題，幹那人民最需要的工作。那麼路便大大條的擺在我們眼前給我們走了！走吧！親愛的姐妹們！讓我們走到群眾中去，走進工廠，走進膠園，走進……

天才的英國作家司各德

李岡

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壇，是非常燦爛的；在這期間，很多偉大的天才作家，都把他們全部的心血，貢獻給英國和整個世界的文壇，在這許多作家中，司各德便是其中的一個；當時，他是文壇上的一顆彗星，最初他是以詩人出現於英國文壇；可是後來他退出了詩壇，而以歷史小說家出現於英國文壇。

司各德於公元一七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出生於一個世代書香的蘇格蘭人的家，他的父親是一個律師，是一個端方嚴厲的人；司各德在公元一八一八年出版的一本「洛泊洛安的老商人」就是他父親的小影。出生後的司各德，本來是極為強壯的，可是不幸得很，在他兩歲時，右腳忽然得了疾病，而變成了跛腳；這在他幼小的心靈裏，是感到多麼的悲哀呵！幼時的司各德是非常喜歡聽蘇格蘭古事的俗歌，他的天資非常聰明，記憶力尤強，只要有音節的歌謠，他聽過一遍之後，便能背誦；他也很喜歡聽故事，這對於他日後能成爲一個有名的歷史小說家，也許是一個遠因吧！

司各德的詩人生涯，是始於公元一七八八年。他在一次「皇家學會」開會時，聽了麥根西讀了一篇關於德國戲曲的論文，於是便引起了他對德國文學的興趣，他立刻專心學習德文。他讀了很多德國的傳奇小說和詩集，後來在公元一七九四年，他翻譯了一本德國詩人皮爾吉的著名俗歌「萊齊埃」，這便是他一生著作的試筆。一八〇二年到一八〇三之間，他出版了一本蘇格蘭樂府集，這便是司各德自己的詩，這本樂府問世後，便得到了廣大讀者的愛戴。一八〇五年，他又出版了一本蘇格蘭樂府集本事，這更震驚了整個的英國文壇。

中古世紀的騎士生活，封建的制度，和蘇格蘭民族性的寶藏，都赤裸裸的被掘開在司各德的筆下。公元一八〇八年「瑪米翁」出版了，風彩也不減於前，有些批評家都這樣說：「這部新作，在結構上，在敘述趣味上，和在人物性格刻劃上，都遠勝過樂府集本事。」這對於當時的司各德，是感到多

麼的欣慰與鼓勵啊！一八一三年，他又出版了一本「洛克勃」；然而令人非常失望，這本書已很明顯的露着衰態。一八一七年他又出版了一本「無畏的哈羅爾」，這時他的詩才似乎已乾竭，這本書竟公然的失敗了。恰巧這時有一個新人崛起，這便是英國有名的天才詩人拜倫；他將司各德毫無留情的打敗了；聰明的司各德，也知道自己不是拜倫的敵手，於是他便退出了詩壇而創作他的歷史小說，在這一方面，他獨霸於文壇，幾乎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

司各德是歷史小說的第一個成功者，也是歷史小說的創始者；近代有眼光的歷史批評家，都說他是奠定了「近代歷史小說」的根基。「華弗萊」出版於公元一八一四年（註），這便是他的第一本歷史小說，整個文學界爲它而震動。第二年「吉瑪納令」出版了；那時司各德的創作力正達到最高點，一個早晨寫四十多頁，在他是極為平常的事。一八二〇年「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出版了，這本書也得到了很高的評價。一八二三年「昆丁·杜華特」問世了，在這本書裏，司各德把描寫的範圍放寬了些，他竟跨出英倫三島描寫到歐洲大陸去；這時司各德的名聲，不但傳遍了英國，而且也盛傳到法國，德國，意大利各地去了。

公元一八三一年，司各德已經到了晚年，這時他的天才之花已經凋謝了，同年他出版了一本「恐怖堡」，可是這本書完全失敗了。一八二三年九月，那是哥德去世後的六個月，他生命的旅途，也已經走到了盡頭，這個天才的詩人兼歷史小說家，終於積勞而死，全世界的文壇，都莫不爲他哀悼。

（註）此年代與上面的年代似乎有衝突，可是實際上並無衝突，請讀者別誤會。

「文藝報」出版了，這自然是文藝界的一大喜訊。我懷着一顆歡喜的心情買了「文藝報」創刊號。一翻開，閃入眼簾的便是唐先生的「什麼是好文藝？」。

首先，作者提出了有關文學的藝術性和思想性的問題。作者指出只有藝術性而沒有思想性或者只有思想性而沒有藝術性的文藝都是不好的。作者說，如果只有「詞藻優美、技巧熟練、藝術水平高超」，而「失去現實基礎和生立立場」，那就像「花瓶」「脂粉」一樣，任何人都可以「擺它」「抹牠」「消遣牠」。作者又說，那些只有思想性而沒有藝術性的文藝是「忽視作品意識必須通過藝術方法才能使「文藝」成為文藝」，「忽視了文藝對像的接受能力」。作者這些見解是正確的。

作者進一步分析到目前在文藝批評上的某些錯誤：主觀而武斷的批評，並沒有從總的方面來看。作者說，某些「批評家」只要從文藝作品裡找出一兩句描寫大腿乳頭的句子，便指責該作品為「黃色」，作者認為這是不對的。作者在這裡顯然說得不够完整。照作者的意見看：描寫大腿乳頭之類並不一定「黃色」，這當然不錯。但我們都知道：凡黃色的文藝總是描寫着大腿乳頭的。由於作者說得不够完整，使讀者可能發生某些誤會，雖看了黃色書籍也大可分辯道：這書「雖然」描寫大腿乳頭，但「不一定」黃色。所以這裡是有商榷的餘地的。

首先，文藝作品可以描寫大腿乳頭之類嗎？可以的。理由很簡單，文藝是反映社會，人生的，而「大腿」「乳頭」正也是人生現實的一小部份，所以文藝描寫這些是可以不必忌諱的。既然如此，那麼，我們該如何分別文藝的黃色與否呢？這主要從作者寫作的動機以及作品的效果兩方面來看。黃色的文藝作者的寫作動機總是卑鄙的醜惡的，如馮XX之流，他們創作動機是什麼？無非是為了麻醉人們思想使人們墮落，從中撈幾文臭錢。而一些新進作家也有這類的描寫，如茅盾在「小巫」裡寫「揭去被窩，就剝她的衣服，腿被分開了」，如拉甫列涅夫在「第四十一」裡描寫「那火光照着馬柳特邊的圓乳頭」。但這些作者的寫作動機是嚴肅而正確的：為了教育人們，叫人們健康進步。我們評定某些作品是否黃色，主要得從作者的寫作動機來看。另一方面，主要得從作品的效果來看，動機和效果是矛盾統一的，有好的動機未必有好的效果。所謂從效果上看，就是看這作品主題思想是否正確，對讀者有沒有什麼教育意義。我們看文藝作品是應該全面的，看這作品的總的傾向如何，即便看到一些描寫「大腿」「乳頭」的句子，也得研究作者描寫這些東西的動機如何？這些句子在全文中的地位如何。一個好的作者即便在作品中描寫「大腿」「乳頭」，但卻並不減低這作品的嚴肅性和正確性，因為他的作品總傾向是對的，主要地反映了現實和社會，人羣的求生鬥爭；等，使讀者更嚴肅更堅強；而某些描寫「大腿」「乳頭」之類的地方也就不會對讀者產生什麼壞影響，反而使作品更真實更完整些。相反的，一個黃色作家的作品的整個的傾向總是壞的。部黃色作品除了描寫「大腿」「乳頭」便沒有其他的了，這類作品完全沒有反映現實和人生，教育不了讀者，反而毒害了讀者。由於黃色作家的動機壞，所以他們在描寫「大腿」「乳頭」時，儘量地不真實地將肉麻的地方特別誇大，引誘讀者。即便在描寫「大腿」「乳頭」上，黃色作家和新進作家的方法和風格也是根本不同的。以上所說的，是根據我個人意見的一些補充。

藝 報 路

這篇作品從作者（？）——姑且這樣稱呼——碰到一位相熟的荷蘭女人而從她故意不理睬他描寫起，用倒敘的方法寫出作者和她的一段經歷：作者在抗日時期的一個印尼農村裡碰上一個從集中營裡逃出來的荷蘭女子——蘭娜。作者收留她住下。由於她長得漂亮，所以地作了作者的模特兒，並同時跟作者搞起戀愛來。戀愛發生了波折：她和另一個男人勾搭上了，但後來終歸於和好。結局是：她被日本兵抓去，和他離別了。

我閱讀了這小說後，回味三思，要看一部作品的好壞，當然首先得從作者動機來看，可惜我的眼力構造不是X光的，看不透作者腦裡的動機究竟如何，只好從作品的效果上來看。我覺得，這樣的題材和描寫跟黃色文藝是沒有多大差別的。這小說並沒有任何的社會意義，而只不過是個富有「刺激性」的戀愛故事而已。表現在描寫上，便是對於某些肉麻的地方描寫得特別細膩。讀者甚至可以當牠作一篇黃色小說來「欣賞」，看後所引起的只不過是一種不愉快的肉麻感覺，無收穫可言。附上的兩幅香艷的春宮圖（為什麼作者要這插圖？）更增加了牠的色情氣氛。

有一些人的意見是：「這小說有一個主題思想：表現民族統治者的虛偽、奸猾。」我覺得，通過這種形式表現民族統治者的虛偽、奸猾是完全不恰當的，完全引不起人們對統治者的憎惡。而且這主題的感染力也太薄弱了，被大量的肉麻描寫所掩沒。從總的方面來說，這小說是不能叫人滿意的。

由於「文藝報」還「不合理想」，所以我希望牠能够更嚴肅、正確些。

最後，我希望文藝界能建立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批評者應本着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從友善的立場出發批評，而被批評者也應虛心考慮着人家的意見，不要看了批評者的幾句較不客氣的話就暴跳起來。正因為某些刊物較有前途，有希望，我們才給牠以友善的批評。對於一些港派的徹底腐朽的刊物，我們除了投牠兩道輕蔑的眼光外，是決不會給牠提出批評的。

要我罵咒實現

·魯磊·

光天化日下，有人持槍殺人，有人依勢凌人。露天下，有人無家可歸，住在柳樹下……他們這個家呀！本來處在亞答屋裏，無奈丈夫失了業，妻子罷了病，於是搬出來了，無家可歸的人，柳樹下就是他們的家。看吧！孩子蹲在他的父母旁邊哭叫着，生活迫人走頭無路，窮苦迫人走向死亡，而依勢凌人的更乘勢欺人。

這就是現實，現實擺在你面前的是什麼？我痛恨這現實，我要咒罵這現實！這現實是這麼醜惡，永遠擺弄着不幸的人們！夜的一個角落裏，你隨時都可以發現使你相信的事，這是現實的胎兒！這胎兒使你不得不感到啼笑皆非，不信嗎？在白沙浮的一個角落，你坐下來，便能看到人生的悲劇在搬演——一個使人不敢相信他已經是多歲了的孩子，會硬拉着你的腳，要你為他擦鞋；有可憐的乞丐跪在地上向你討錢，還有神女用着悲哀的眼光望着你……這就是現實的醜態。像這種現實，我們為什麼不舉筆向它，把它揭露在大眾的面前。像這種醜惡的現實，我要咒罵它！在珍珠巴利里，有着不同階級的人士來往，但是其中却有着被生活壓迫得不會哭叫的小孩子，像你當作他母親似纏繞着，你，為的是什麼？一粒飯，一滴

水！呵！這又是現實的一幕，比什麼還都醜惡，比什麼都可怕，如此現實，怎容我們不咒罵它。馬路旁，隨時都可以看到小販慌張的張望着，他們為什麼要張望，你可曾為他們想過，他的家里還有孩子、妻子、爹娘？他何嘗不是為了家？為了生活？這欺人的現實呵！你為什麼不允許他們生活？

電車上，突然也有少婦跑上車來向你要聲，她會哭喪着臉對你說：「我的家被火燒，我的丈夫罹病，我的孩子現在正在等着一塊麵包！」呵！這就是現實，這現實怎能使人不氣憤？所以我要咒罵這醜惡的現實。

代 郵

梁明，仲生，山佳子，張小叔，瑛珠，李成業，松天，夢丹，寒風，丁人，藍英，凌鋒，小芳，史岡，梅蒂，馬路，寒士，歐陽梅子，金鑫，燕子，光，憑之，周毅，黃毛，文斌諸君：稿費經已寄出，有否收到？

真光君：謝謝你的來稿，但是我們認為不必做這種浪費，因為某報一向皆被人認為流氓報，它的「歪論」既不通又可笑，根本就沒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戰戈，小凡，LS，宏星，郁彬，竹筍，弓長，嫻紫，石充，余明，何少英，金名諸位，請示詳細英文通訊處及英文名字。編輯室

火星

碎石

除夕夜看孩子們玩「烟火」後……

一樣是黑漆底夜，

在高聳的林木上燃燒；

一樣是沉悶的新加坡，

在遼闊而暗黑的天野上燃燒……

却飛濺着無數璀璨奪目的火星。

那細稚底童心

孩子們歡呼了！

也是熱灼灼的呵！

火星

當那一簇簇的火星

在他們的手上舐着；

迸激出最後的一點生命之火，

在他們的臉上撲着；

給予這暗裡的最後底一滴亮光，

在他們的身上跳着。

然後垂着灰色的尾巴，

滿臉通紅的孩子，

安靜地躺倒在曠野之上。

熟練地

可愛的孩子們啊！

把一簇簇火猛往上拋……

平穩的臉上毫無一絲惋惜，

一簇，二簇，

依舊迅捷地把火擺向高空，

四簇，六簇……

還把密封在紙包裏的

煥發地

冰冷底軀幹，

潑辣地

緊貼着噴躍的火星，

頑強地

讓它們發熱，

往上竄，往上飛……

發火！

孩子們

把整個或長或短的生命，

懷着火星般躍動的心，

貢獻在發光發火的工作上……

掛一痕滿足的真笑，

一樣是黑漆底夜，

眼看着親手點燃的火，

一樣是沉悶的新加坡，

傲然而無羈地

無數璀璨奪目的火星，

在破陋的屋頂上燃燒；

從夜晚燃到太陽滾上……

欺騙

林華

不要再寫出頹廢的詩句，
舞弄無知的事尖製造屈辱的歌頌，
盼望用忍耐來溶解反抗的意志，
教人偷生在服服貼貼的美德中。

× ×
不要再叫出仁慈的聖經，
拿命運來解說貧賤的因果，
盼望用天堂的福音，
淹沒地上奴隸們的哀嚎，
教人偷生在迷信和祈禱的贖罪中。

× ×
不要再唱出迷人的歌曲，
扭動着屁股裸胸高唱。
盼望用淫歌的音節，
冲散團結抗爭的狂嘯，
教人偷生在荒淫色情的毀滅中。

將要到來的日子

(厄瓜多爾) J.E. 阿杜姆



我們的祖國，
最初是很大的一頁空白
——荒地與沙漠。
冬天，她用墨水一樣的顏色
染綠了原野。

突然，什麼也阻擋不住，
爲了尋求生活，
有一個人帶領他的家族，
沿着海岸，
千辛萬苦地來到了赤道線上。
這兒就是我的家鄉。
清晨，我和我的人民一起早餐，
爲了免於飢餓，
我們開闢了田地，
把五穀送到磨坊，
我們熟悉了水和月亮的規律。

但從那時到今天，

一切都混亂了，
從那個時候起，
沒有一天，他們不搶奪我們的家和我們的糧食，
沒有一天，他們不霸佔我們的土地，
我所心愛的親切的島嶼。

但是，明天，
(比我們想像的更快)
我們將把他們趕走！
我將向我的弟兄們召喚，
我們一齊走向自然——
甜蜜的穀粒，豐富的石油——
我將對她說：親愛的，早安！
我們在這里渡過了多少世紀，
讓我們收割我們的莊稼，
檢查我們的黃金還在不在？
檢查我們的土地還有多少？

高鼻子博士

·劉全·

喂喂，怎麼啦？街頭有潮州戲你們不出去看却躲在房間裡背（口旁）瓜子，真是女孩子。

什麼？在等我！等我幹麼？

講故事！又是講故事。真是，你們的年紀都不小啦，我在你們這種年齡的時候已經結了婚啦。我勸你們還是去看戲吧！聽說今晚演「白骨美人」，有活景呢！

怎麼！一定要我講故事。好，別吵別吵，我講，我講。不過我得來一個聲明，你們要是叫我講聊齋、水滸、三國之類的故事，那我可講不出來的。

喂喂，阿財，不單講話……對了，你們都知道我是一年前才從S市到這兒來的，那麼，我就講一個在S市的老頭子的故事給你們聽聽吧！

啊呀！說了一大堆話，我的口都渴死啦，紅毛狗，倒一杯咖啡給老伯喝，快！

喂喂，我的故事就要開始講啦，你們不要吵，不要鬧，靜靜地聽着，靜靜……

你們有誰看見過老虎的眼睛沒有？沒有！好，那我就告訴你們，那樣子是够可怕的：大大，圓圓，一睜開來啊，嚇，包教那些胆怯的人嚇得冷汗直流，毛骨悚然。

高鼻子博士的眼睛就是這個樣子。

對了，我忘記告訴你們：高

鼻子博士就是這個故事裏的主人翁哩！

猜猜看，猜猜看他今年幾歲？不對不對，他今年已經五十幾啦。

一張拉得長長的驢臉，兩道濃密的關刀眉，一支往上掀着的高鼻子，頭是光的：光得教人懷疑他的腦勺上永遠頂着一面鏡子。

笑！你們笑什麼？有什麼好笑？告訴你們：這就是高鼻子博士的外形。

嘿嘿，你們別瞧他是個老頭子，凡是住在S市的人幾乎沒一個不認識他哩！

提起高鼻子博士的家世，來頭可真不小哇：他的曾祖父是清朝的狀元，他的祖父是光緒末年的秀才，他的老子曾經跟那個他媽的袁世凱握過手哩，而他呢？嚇，他自己却是鼎鼎大名的「語言學家」。

糟糕，我講了大半天還沒把他的學歷介紹出來，你們大概都急着要知道吧！好，現在就讓我告訴你們，你們靜靜地聽着，靜靜……

記得五年前，沒錯兒，是五年前，高鼻子博士帶着兩個皮箱，從福建省逃到S市來，第一天出現在XX中學的課堂的時候，有一個天真的學生曾經這樣問過

他：

「高博士，你能告訴我們關於你的學歷嗎？」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

高鼻子博士說着就吐了一口痰，拿袖子去揩一揩嘴上的唾沫，摸摸頂在腦勺上那面鏡子，然後，然後笑得祇見牙齒不見眼睛，揚一揚那兩道關刀眉開口說話呀：

「你們知道不知道中國有一間XX大學？嘿，XX大學是挺有名的，我就是那邊第一屆的畢業生，嘿嘿，第一屆……我畢業的那一年得到了官費，官費你們懂嗎？……嘿，對極了，所謂官費也者，乃政府拿錢給我，派我到外國去留學，派我到外國去研究學問，懂嗎？」

你們想想看，那個時候在座的學生們的表情怎麼樣？哈哈，他們都像啞巴一樣一聲不響哩！可是啊，可是那個老頭子還厚着脸皮，又吐了一口痰，祇一祇舌頭，接下去說：

「我到過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外國真好哪，你們中國怎配跟外國比較呢？差遠啦，差遠啦……我在外國的時候，聽着，不要寫字，我在外國的時候榮獲四個國家的博士位，你們懂不懂什麼叫做博士？懂不懂？不懂？難怪嘛，難怪嘛，好，就告訴你們，就告訴……喂

喂，不要講話，不要講話，你們中國的學生就愛講話，我在外國就沒看到這種學生……聽呀！注意聽，戴過四方帽子的人就是博士，博士都是有學問，有道德的，知道嗎？我戴過四次四方帽，也就是說……喂喂，你是來唸書的還是來睡覺的？沒禮貌，我在這兒說話你在那邊睡覺，像什麼樣子？……也就是說，我是四個國家承認的博士，記住，四個國家的博士……」

對啦，我剛才不是說過高鼻子博士是鼎鼎大名的「語言學家」嗎？吓吓，「語言學家」不是容易做的哇，不是嗎？你們聽一聽高鼻子博士的語氣就知道：

「要研究語言學必須得懂得好幾個國家的語言，實在是不容易做「語言學家」的，你們知道嗎？中國從古時候到現在，連我在內，祇出了五個「語言學家」，多麼難得啊！」

好了好了，高鼻子博士的學歷大概就是這樣。什麼？阿順，你剛才問我什麼？高鼻子博士自己所說的話可靠不可靠？這個，這個我可不敢担保。哈哈……

喂喂，紅毛狗，再給我倒一杯咖啡烏來，我的口又渴啦。你們不要着急，等我喝完了咖啡烏才繼續說下去。

好，你們靜靜地聽着吧。對了，紅毛狗，你是唸紅毛書的，你當然知道外國人是挺注重衛生的。

高鼻子博士在外國住了好幾年，當然是洋化的，他也和外國

人一樣注重衛生。說來也許你們不相信，他是在房間裡沖涼的。別笑嘛，你們別笑，他並沒神經病，要是你們看到他見了鈔票時那種春風滿面的表情，就可以証明他的精神是蠻好的。有一次，一位姓鄭的同事問他：

「高博士，你為什麼要在房間裏沖涼？」

「房間裏比較衛生。」他說

「難道沖涼房就不衛生嗎？」

「沖涼房天天有人小便，太不合衛生了，你們中國人的沖涼房不比外國人的沖涼房。」

接着他就告訴那個：他在外國的時候，睡覺不必關窗戶，不必蓋被褥，一天刷六次牙，一個月剪三次頭髮，一天換兩套西裝，不用筷子，用刀叉，吃飯後一定吃些蘋果之類的水菓的。

可是有一天，却有人看見他在路邊的水菓攤上吃水果。

不過，這並不稀奇，他的理由很充足的。他對人家說：

「吃東西和沖涼是兩回事，東西是吃進肚子裏的，沖涼房的水是沖在身上的。」

怎麼啦？怎麼啦？你們又笑啦。告訴你們，別笑破了肚皮，好笑的還在後頭呢！

我已經講過兩遍了，高鼻子博士是鼎鼎有名的「語言學家」。誰都知道，一些被人稱為「家」的人，大都有一個缺點，這個缺點就是：自己的話都是對的，別人的話都是錯的。

當然，鼎鼎大名的「語言學家」也有這個缺點。

那是一個四月裏的夏天的早晨——

「語言學家」在XX中學初

中三年級上英文課的時候，不知怎麼一來，嚇，他老竟把唱歌的「歌」字讀成「瓜」。當然啦，這一來就引起學生們的反感。

噢，我漏，講，我漏了講，「語言學家」向來和學生們是合不來的，因為學生們很討厭他說話時老愛用「你們中國人」這句話。

於是，就有一個學生很有禮貌地站起來問他：

「高博士，你的讀音好像不大妥當。」

這句話一說出來，「語言學家」那張拉得長長的驢臉馬上縮了起來，那雙大大，圓圓的老虎眼睛直冒着火，唾沫星子亂飛亂舞：

「什麼？我的讀音不妥當？」

可是那個學生的胆子也够大，他並不會給「語言學家」的老虎眼睛嚇退，他說：

「是的，應該讀唱歌，不應該讀唱瓜，我們是讀國語，不是讀福建話。」

於是「語言學家」的臉紅起來了。老實說，他是知道自己的讀音讀錯的，可是他認為以一個鼎鼎大名的「語言學家」的身份在學生面前承認自己的讀音讀錯，實在是丟盡了他十八代老祖宗的臉。

於是，他奔過去，重重地搗了那個學生一巴掌，氣憤憤地罵道：

「你們中國學生都是沒教養，你敢侮辱我，我是一個「語言學家」，難道我的讀音會錯嗎？侮辱我，你——」

接着將手中的書本朝地上一拋，臉黑黑地走出課室。

到了第二天早上，那個學生給開除啦。什麼罪名？很簡單：

侮辱師長。

你們說講理不講理？當然不講理咯，要不然那個學生也不至於給開除的。唉，你們別生氣嘛，何必生氣？這種教育界的敗類根本就沒有人性，連豬狗都不如，唉，唉，有什麼辦法呢？我校長，嘿，嘿，天下的烏鴉還不是一樣黑？提起那個他媽的校長啊，嘿，真令人可惡，本來嘛，他媽的除了撈錢之外，就祇懂得拍馬屁，吹牛皮，算了，算了，這些教棍——本來就是飯桶的，無耻的。卑鄙？別急，別急，更卑鄙的事情還有呢！

你們聽着，靜靜地聽着。

話說那個他媽的「語言學家」打從外國回來後，就開始看不起方塊字：他認為方塊字是多餘的。惟其如此，他到S市後的第一個計劃就是：想辦法把方塊字消滅。

於是乎，爲了要打倒方塊字，那個他媽的「語言學家」便寫了一篇攻擊方塊字的文章投到一間英文報去發表：他說馬來亞應

該一律採用英文，不應該有方塊字的存在。

你們說可耻不可耻？他媽的簡直是奴才嘛。

你們不必担心，他那種卑鄙的計劃是不會成功的。本來嘛，S市的中國人多得很，誰像他那樣卑鄙，無耻？連自己的國家的文字也不要。

後來，後來有一開正義的小報特地畫了一幅漫畫去諷刺他，罵他是瘋狗，那副漫畫的題目叫「叫對了，叫「賞心瘋狗」」。

哈哈，痛快極了，這種奴才簡直該死，哈哈，奴才該死……

喂喂，還沒講完哩！你們靜靜地聽着。

一年前，S市一些熱心教育的華僑，認為在S市有創辦一間華文大學的必要，於是在一位僑領的領導下，籌備創辦XX大學的籌備委員會終於成立了。那一天，記不起是哪一天，XX大學籌備委員會召集了S市所有的名流，學者，在XX俱樂部開了一次座談會。

當然，那個他媽的「語言學家」也以「語言學家」的身份出席參加。可是啊，可是那個老頭子那一天却在座談會上開了一次大笑話，你們說好笑不好笑？他向籌備委員會索取車馬費哩！哈哈，卑鄙，卑鄙，哈哈……

好了好了，我的故事講完了，我要走啦。

什麼？你們要我講他的近況？我剛才不是說過我已經離開S市一年了嗎？好好好，別吵別吵，你們都坐下，都坐下，我講我講。

前幾天，我接到S市一位朋友的來信，他說，他說那個老頭子已經和一個富孀同居啦，而且買了一座洋樓和一輛新汽車呢！

好了好了，我的故事講完啦！你們總該讓我走吧！

什麼！你們不相信世界上有這種卑鄙的人？信不信由你們，反正我講的是故事。

啊呀！快九點了，我還要去看電影哩！

我走啦。再見！

由史良談起

中國有一個出名的

女律師——史良，她不

但領導過婦女的解放運動，而且在八年抗戰中，她曾經領導過人民起來鬥爭。那時她年紀已經三十多歲了，而又還未結婚，很多人問她爲什麼還未結婚，她的回答是：

「我的事業還沒有

打下基礎。」

這是回答得很有理由的，因為要是在事業還沒有打上基礎前就結婚，無形中她的理想是很難希望實現的。

當時，什至有個很富有的經理向她求婚，她始終拒絕，結果給惡勢力捕進監牢里去過着苦難的生活。但坐監牢

的事她並不覺得可怕，她從學生的課外活動做到社會的工作，不知坐了多次的監牢了。她曾經說：

「要爲人類服務，只有自先受苦；在解放的工作中，一定要準備坐監牢。」

然而，在此時此地的婦女運動中的所謂「領導者」之流，都是在享福的。你看，本坡最大報館的那版「婦女與

家庭」，主編者是港派的黃色女作家，她們還敢說要來解放婦女們。

這種最卑鄙、最無恥的人，是絕對無法解放婦女們的，要得到婦女們的完全自由與解放，只有靠年青的一代。

在還未完全解放前，我有個非常普通的願望，就是請姐妹們都能腳踏實地，不愛慕虛榮。

力。

我讀「思前想後」

戈立



逛書店是我的
一種嗜好，閒來無
事，常常就喜歡往
書店跑跑。那天就
是這樣買了俞遠著
的「思前想後」回
來。

一口氣看完以
後，我發覺這是一
本好書——對於那
天書店裏幾乎人手
一冊的暢銷情形，
絲毫不感到奇怪

其實，在俞遠的周圍也有一些進步的、向上的朋友，好像同事黃新，司機老王都是，他們也曾提醒他、規勸他；但俞遠却認為他們是幼稚、愚昧、粗野、寒酸的。他根本看不起他們，更不用說接受他們的勸告了。

可是，有一天打擊終於來了。何畢萍東窗事發、瑯瑯入獄，俞遠雖然免於禍，但浩大的經濟來源却斷絕了，而建築在金錢上的愛情自然也隨之完旦了。

了。
這本書是以第一人稱的手法來寫的，通過檢討，總結的方式，很好的批判了主人翁錯誤的戀愛觀和人生觀。它的趣味濃厚，意義深長，對於我們是有很大的教育作用的。
現在讓我們一全來看看本書故事情節的發展吧！

本書的主角——俞遠是一個年青人，一家洋行的小職員。他在朋友舉辦的家庭舞會中，邂逅了年青，貌美，但又虛榮，貪婪的少女——劉馥姿。俞遠對她真是「一見鍾情」，「神魂顛倒」，事後，他千方百計的想與她接近，後來還是舞會的主人——何畢萍成全了他，於是他和那女的做起「朋友」來了。當然，他和他做「朋友」的動機何在，是不想而知的。爲了要博得她的青睞，他不遺餘力的把自己修飾起來；爲了要討好她，他送給她許多名貴的禮物；爲了要征服她，他向她冒充洋行的副經理。

自然，這一切都需要錢，而這浩大的揮霍又決不是他這三百多塊的新水所够應付的，他只得向朋友告貸，這回又是何畢萍「好意」地幫忙了他，何畢萍之所以借錢給他是有企圖的。他瞞住俞遠，利用他來帮他收藏他走私的毒物——白麵。

受了這個打擊，他沉淪了。他追求刺激，花天酒地的打發着傷心的日子，世界對於他再也不值得留戀了。他甚至想用自己的手來結束生命！在這時候又是黃新、老王他們用珍貴、崇高的友情撫慰了他，鼓舞了他，他於是慢慢振作起來了。在這時候又認識了一個年青的女工——陳珍，通過他，他接觸到許多工友，他們用事實來感動她，用行動來教育他，他逐漸進步起來了，但一個舊知識份子的改造並不是一樁簡單易爲的事，而必須經過長期的努力和殘酷的思想鬥爭。他徬徨，他矛盾，他痛苦……但在大家誠心誠意的扶持和幫助之下，他終於邁開大步走向前了。

這時劉馥姿已淪落爲一個三流的交際花，她和俞遠又很偶然的碰到了。俞遠恨她，所以對她不加理睬。後來還是陳珍他們幫助她走上了新生，並且從中也給俞遠上了很現實的一課。

日子過去，在日常生活的密切接觸中，俞遠和馥姿間產生了愛情。這愛情是建築在共全的思想、認識，彼此的了解、互助，和兩相情願的基礎上而不再建築在金錢、肉體的誘惑上了，愛情發出了鼓舞他們前進、向上的力量，他們開始並肩踏上了光明的征程。

在這書裡，作者對俞遠的心理有很細膩的描寫，我相信生長在舊社會中的小伙子們，看到俞遠早期追求馥姿的種種心情時都會感到熟悉而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吧！誠然，愛情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搞戀愛是很自然、合理的事情；問題不在該不該去搞？而在該怎樣去搞？好像俞遠起初的搞法無疑就是完全錯誤的。他受了舊社會戀愛觀的影響，一心只想用錢去征服對方，去佔有對方的肉體。我們且看俞遠的想法：「我一定得設法多弄幾個錢，讓她瞧得起自己，一個窮措大，任憑有天大的本領也難打動一個女子的心吧！」「我底全部心思都用在這個上面：怎樣佔有她。我知道沒有金錢就將失去一切……愛情必須用金錢培養……」還有，他當時究竟愛韻姿的什麼呢？「我愛她底：銀鈴般的聲音，兩片充滿誘惑性的桃唇，會說話的那雙媚眼，還有甜得像蜜糖的笑靨……」看，在這種「戀愛」中除了金錢的崇拜，商品的買賣，肉體的享受，性慾的衝動之外還有什麼？這正是現社會所標榜的「自由戀愛」的精神實質了。

那麼，正確的戀愛又是個什麼樣子的呢？黃新告訴了俞遠，也告訴了我們：「他和他的愛人相互愛着，心和心貼得緊緊，其中並不是靠着金錢做媒婆，而是由於彼此對人生，對社會有着一個相全的認識，同時也願意攜手並肩，向前奮鬥。在戀愛的途程上，他沒有什麼苦惱，既不會想過去迅速地佔有對方，也不會把戀愛看作是生活的全部份。彼此都很友愛，自己想過些什麼，做過些什麼，從不同對方隱瞞，也沒有企圖欺騙，而他對他也是如此，對方有困難時，他盡自己底力量幫助她；當他遇到挫折時，她也從旁給他鼓舞，增強他的信心和勇氣。」這就是正確的戀愛，也是我們搞戀愛的好榜樣。

還有，陳珍也是我們的典範：俞遠本來是有意於她的；當俞遠懷疑陳珍已有了愛人時，有一天！「我（俞遠）問她，她是不是和何俊偉正在談戀愛？沒有半點兒嬌羞，也沒有一點兒遮掩，她一口承認了。她說，在一年多以前，她和何俊偉的感情已經很接近，也很融洽的。

我立即變得沉默起來。在這個時候，我還能說什麼呢？

她很敏感，她反問我，她和何俊偉談戀愛，我有什麼意見可以提供給她的？

我沒有立即回答她，還是保持了那股沉默。她又追問我，她和何俊偉之談戀愛，是不是不够健康？是不是不應該？

這時我底感情變化得十分複雜，我很難再說一些什麼。最後，我被迫不能不說出幾句並不由衷的話語。我告訴她，祝賀他倆將來得到幸福和快樂！她滿意地笑了。」

看，陳珍是多麼的坦白、真率、大方、爽朗，這實在是在我們周圍的一些扭扭捏捏的女孩子的模範！不但如此，這裏還告訴了我們，戀愛不是什麼兩個人間的神秘莫測的事情，更不是什麼可恥的不可外揚的秘密。相反的，戀愛却應該公開，應該虛心接受大夥兒的意見和批評，這樣戀愛才能保證搞得健康和正確，才不會妨礙雙方的學習和工作，也才能有美滿，幸福的收穫！

讓我們再繼續看下去：「她（陳珍）說：不要因為她和何俊偉發生了愛情，就不以真誠的友情待她，她說，人是需要愛情生活的，同時，更需要真誠友情底生活。愛情生活和友情生活不但並不矛盾，相反，這兩者之間應該是協調與和諧的。

她說，她完全不能同意某些人的講法：異性朋友之間只有愛情可以維繫，其間是不會有真正的友情的。」

這番話也很可以引起我們的深思。在我們周圍多少人（我們的同學、朋友、甚至我們自己）都把愛人當做自己袋子裡的私有物，絕對不許別人看一眼，動一下。只要看到他或她跟異性朋友接近，在一起談上幾句話，就立刻面紅耳赤，吃醋、妬忌、生氣、懷恨、甚至於發展到破壞了彼此的感情，這是何等可笑，可恥，愚蠢的做法！這也就是對愛情和友情沒有正確認識，不會樹立新戀愛觀的一種表現。

真正的愛情必須經過長期的培養和灌溉，與「一見傾心」的那種荒唐說法絲毫無關。早期的俞遠一共才見過韻姿三面，就向她「求愛」了。我們且看：「我（俞遠）說：『我這顆心永遠屬於你的！』她含情默默，眼光移向海邊。『沒有你我活不下去！』突然，她跑開了。為什麼她不仰起臉來，半閉眼睛，給我一個熱烈，甜蜜的吻呢？中國少女比

起美國女孩子來，這一點差得太遠了。正是缺少熱辣的，大而明快的作風。難道這是一件值得害羞的事情麼？我真不明白她到底怎樣想的。

也許，也許還未到時機吧！也許……對了，也許她很少去看電影，好吧，多約她看幾場珍羅素，好讓她去模仿一下。」

看！這難道也算得是什麼愛情嗎？簡直是污辱了愛情這美麗的名詞！這種庸俗的、市僧的想法和做法僅叫人感到肉麻、惡（口旁）心而已！

我們再來看俞遠和薇姿進步起來以後，表示愛情的情形吧：「……我（俞遠）跑到薇姿身旁，熱慕而誠懇地對她說：『如果你經過了慎重的考慮，並且也有共全生活在一起的意願，那麼，在親密的好朋友面前，我倆作一個莊嚴的表示吧！』」

聽我這麼一說，薇姿抬起頭來，面對面地審視着我，眼睛放射出愉快的光芒。然後，她冷靜地對我說：『遠哥，我現在已經是一個幹重活的女人，今天在這個社會裡沒有地位，有些「高貴的人們」還不會瞧得起我，如果你經過嚴肅而又慎重的考慮，確實是真心地愛着我，那麼，我也會熱烈地愛着你的。但是這只是我倆相愛的開始，而不應該是一個終結。』

我興奮得緊緊地握着她的手，一時說不出話來。

……
何俊偉也講了兩句很有意思的話，他說，你倆相愛，但願你倆心貼得緊緊，携手前行；兩顆心和千千萬萬人的心扣得緊緊，和千千萬萬人携手前行。」

這是多麼使人感動的莊嚴的場面呵！不錯，只有把生命融合在千千萬萬人的生命當中，生命才會豐富而有意義；也只有把愛情融合在對千千萬萬人的熱愛當中，愛情才會是深沉，永恆的啊！

關於戀愛的講得太多了。其實作者在這裡還說明了一個人生觀的問題。什麼是腐朽的，不正確的人生觀呢？我們可以從早期俞遠的身上看到：「世界！只有兩種東西最能感動我（俞遠）的心靈，也只有那兩種東西值得我用整個生命去傾注：麵包，愛情——金錢，美人。」他還認為「有豐富的物質

享受，有來自異性的溫柔，愛撫，這就是幸福的最高境界了。」像這種一切爲了自己的享受的人生觀就是錯誤的，而這也正是在這個舊社會當中最普遍的對人生的看法。在這個「一切爲了自己」的最高原則下，許多人更不惜不顧他人死活，損害他人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私慾。這就是最卑鄙最可恥的利己主義爲前提的。像書裡所說「我生活在這個世界，不僅僅是爲了『取得』更是不爲了佳肴酒宴而被召到這個世界來，而是爲了一個崇高的理想而奮鬥。」還有一人們生活的內容應該是多采多姿的，人們生活的目的應該是創造更豐富，更美好的生活。「不錯，只有爲了大多數人的幸福而生活，爲了大多數人的幸福而作鬥爭的人生才是最壯麗、最美好的人生。我不禁連想起奧斯洛夫斯基說過的：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一個人的生命是應該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時，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過去的碌碌無爲而羞愧，這樣，到他臨終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已把我的生命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爲人類解放所作的鬥爭！』」人的生命只不過是短短的八十年，但有些人就用這八十年的生命燒成了熊熊的大火，照亮了人類前進的方向和道路！給人們留下了永恆的景仰和懷念！這才是值得我們謳歌和學習的啊！

在這本書裡，作者還告訴我們，什麼是友情：「真正的友情只有建築在相互了解、彼此幫助的基礎上。」「有過相親、有患難相扶持、有歡樂大家分享，這樣的友情才是純真的友情，這樣的友情才值得寶貴，這樣的友情才能逐漸鞏固和發展起來。」上面也說過，友情和愛情是不同的，但又不是矛盾的，一個人同時只能有一個愛人，但卻可以同時有許多好朋友。在我們的周圍，在這黎明前的黑暗當中，多少人在痛苦、在摸索，他們都需要友情的滋潤和鼓舞。親愛的朋友們，伸出你們的手來吧！讓我們交換這種高貴、純真的情誼，讓我們一道爲了爭取黎明的早日到臨而鬥爭，互相扶持着走完這段崎嶇的道路！

當然，嚴格講起來，這本書也還不是完全沒有缺點的。在技巧上，它還有一些不能盡善、意的地方。不過，它的主題是正確的、內容是健康的、題材也是我們所熟悉而易於了解的。在黃色書毒滿天飛的今天，這確是值得讀的一讀的好書。如果讀的時候，能聯系自己，細細咀嚼，就一定不僅感到趣味濃厚，而且會有很豐富的收穫呢。

絕望

(續)

△白蒙▽



得要做事的，誰能一輩子坐着吃飯呢。因此她從來沒有放棄勞動。甚至有時做得更辛苦些，好像非這樣便對不起丈夫，對不起那碗米飯似的。

以後十多年，那些日子，沒有什麼大變動，大生膠園的樹膠，已經長得可以開割，蕃薯六伯還是個工頭，每天早起，一直指導工人做工，月底發發薪水，替工人們排解一些糾紛，古壽祥看他幹了那麼多年，大亂子可沒發生過，他就更放心，更相信六伯了，園裡的事幾乎全交他負責。

要是說，一個人只要有飯吃，有房子住，有衣穿，就感到滿足，那麼蕃薯六伯應該是滿足自己的境遇的了。其實，他自己也知道，他能有今天的日子，并不是偶然的，倒是花了許多精力，捱了不少苦楚才得到的呀，那為什麼還不滿足呢？不過只有一樣，是他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地盼望着的，就是希望有個孩子啊。

時間真是個無情的東西，六伯和六伯娘的希望，總是一年又一年的跟着時間轉動，但隨之而來就是大大的失望。直到現在，他們還沒死去那条心，以為終有一天，會來一個孩子。

總之，蕃薯六伯已經是一個不憂衣食的小康人家了。一二十年來，以血汗換來的安定生活，

他是享之無愧的。

(四)

然而，有許多事，原非世人所能料到的，所謂「天有不測的風雲，人有旦夕的禍福」，這話有時是不錯的。正當蕃薯六伯的日子過得好一點時，一下子給日本人南侵的戰火搞碎了。

大生膠園，不用說停工了，整個南洋，掀起一片愁雲慘霧，人們的一切財物，被掠奪光了，人們的生命也被迫於無抵抗的情形下奪取去了，三年八個多月的日子，人們生於地獄裡面，受着酷刑，受着飢餓，疾病，欺侮和蔑視，這是人類歷史的大悲劇，六伯夫婦，他的朋友們，都在這悲劇裡充當一個要角，隨着那股洶湧的激流奔竄着，翻騰着。

終於這股激流被阻住了，六伯像在大夢中忽然清醒過來，以孩子似的心情去迎接人類的春天，親炙溫暖的陽光。他要尋找他的舊友，好像一隻失羣的鳥兒似的，四處飛鳴，這時候，他才發覺到，他的家，破碎了，他的財產像一陣輕煙似的消失了。他的田園，荒蕪得變成荒林了。

使他傷心的，古壽祥爲了靠日本人的庇護，重操舊業，開起賭碼來，結果，終於死在日本人的軍刀之下，而大生膠園裡許多工友們，也都生死的死，離散的離散，只有一個和六伯再度會面的，便是一同到大生膠園見工的蛇王坤，當他們相見時

，大家竟情不自禁地哭了一場。

戰後三兩年，蕃薯六伯在困苦顛簸中過着很壞的日子。由於疾病，由於營養不良，他和老婆幾乎失去了勞動的氣力。倒是蛇王坤靠着他的鐵似的軀體，不時幫他種點什麼的，有時周濟一些錢或是一些獵取來的獸肉。

大生膠園的開工，總算暫時挽救了他們的厄運。但蕃薯六伯的工頭地位，已爲別人取而代之。這人是天生的愛人的哥哥。姓何，叫魯夫，他妹妹在大生跟前撒嬌，硬叫他接管幾百畝的膠園，雖然他對膠園的工作一竅不通，到底也當上工頭了。

工人們在這位工頭手下做事，可真受够了氣，對也好；不對也好，他總挑別幾句，你應一聲嘴，他立時就爆火，老是「開除」，「開除」的威吓人，不然的話，就是扣薪水，比如他發覺你把樹榕的樹皮割得深些，他便說你故意割壞樹，就扣去當天工錢的一半。爲了活命，工人們是沒有爭辯的餘地，像個囚徒似的，任由處判。蕃薯六伯就碰上了多次這樣的事情，扣了好幾次工錢。有一次，他簡直受不了，便同工頭吵起來：

「喂，你姓何的，我同你有什么冤仇，偏偏找我的錯處，等大生頭家上來，我們去理論一下，你別拿工頭的地位來吓我，我也做過工頭的，不過沒有一個美麗的妹妹罷了，你神氣什麼？」奇怪的是，何魯夫是有名的何老虎，其實是隻紙老虎，他給

這一罵，便不敢開腔，搭訕地笑了一笑說：

「我說嘛，蕃薯六伯，」他向來是這樣叫的。「我不過大聲說你一兩句，你竟罵起我妹妹來了，什麼大不了的事，要向頭家理論呢？得啦，得啦，算我不是就好了。」那一臉奸笑，看起來好像是說：看我慢慢收拾你。

工頭對蕃薯六伯的懷恨，使後者處於極不利的地位。古大生對他本來是好的。他記得六伯和蛇王坤是大生膠園的功臣，現在膠園裡上百個工人，只有他們兩個是一直給他做工的。而且六伯又是他父親向來所重用的。當膠園復工的時候，他有意仍叫六伯當工頭，可是他的愛人何美麗，三翻四次在他懷裡撒嬌，要死要活的，當大生摸着她的腰肢，熱情地同她親了個嘴時，她就像一條蛇似的，把大生纏住，裝得蠻可憐的說：

「大生，我哥哥的事，你一直沒有答覆我呢，你是不肯答應他吧？我知道你是不想給他一個機會的，你還說愛我呢！」

這件事情，大生無論如何是沒法拒絕的，他只好放棄再用六伯當工頭的念頭。但爲了體念六伯過去的功勞，特地叫他做些輕巧工作。不過，何老虎上任之後不過幾個月，一切的事都被他控制住，從此爲所欲爲，連大生也不能奈何他了。

戰後的膠價，似乎沒有多大起色，但韓戰爆發後，形勢爲之一變，膠價突然飛漲起來，幾乎

是直線的上昇呢。南洋許多產膠的園土，一大批一大批的樹膠運出去，錢就源源不息，滾滾而來，空前的繁榮，前所未見的繁榮，籠罩在樹膠的天國，大生頭家笑了，何老虎笑了，膠工也在臉上稍稍露出欣慰的神色，他們覺得，只要膠價不致下跌，他們的生活就可以逐步改善的。可是他們沒有想到，樹膠起了價，頭家賺了錢，上千上萬的錢。工人的工錢呢？却只加了一點，那一些錢，只剛剛能够趕得上同樣在飛漲中的物價。

「大家先別高興吧」蕃薯六伯時常警告着他的友伴。「荷包滿的是頭家啊！什麼時候輪到你們，有一碗白米飯給你們吃、有一件光鮮衣服穿，就算是大家的福氣了。」

「蕃薯六伯呀！」有人駁他：「你別在人心裏潑冷水吧，看，不是又加了工錢了嗎？嘖嘖嘖，一天五塊錢呢。」

「就算六塊吧，一個月你賺了多少，你能割足一個月膠麼？你能一個月不請一天假麼？你能……」六伯也反駁着，說到這裏，他便歎口氣，「唉！一個月嘛，你至多割二十一二天，要是頭痛身熱，請一天半天假，我看你一百塊錢也得不到哩；百零塊錢，你能養活老婆和孩子，你還沒想到，一斤米要三四角錢呀！月中單吃飯就幾乎把錢吃完啦，哼……」

六伯說的是事實，人們就沒有理由去否認了。收場的時候，

服例有人在歎息：

「那些頭家也太不該了，我們辛辛苦苦替他們做，也不過賺個百把幾十的，可是他們呀！單就大生頭家來說，上個月才買了一座九千多塊錢的汽車，這個月就蓋成了一間三萬多塊錢的洋房。……」蛇王坤不平地說。

「聽說他還買了幾塊地皮哩。好貴呢，一塊地最少值七八千吧。」另一個補充着。

要不是大生頭家的舅子走過來，他們還有一些話要說的。

膠價一時漲上了天，帶來一個短期的繁榮之後，像天空的雲層遇着冷似的，驟然成爲雨水下降。那陣夢多凶呵，是傾盆的下降着。報紙上，人的嘴巴上，不斷地報導壞消息，跌，跌，跌，不能阻遏的跌，跌得人們心慌意亂，而崩裂，市場在混亂中，許多商店都倒閉了。工人的薪金一減再減，最後，有許多竟被裁掉了，膠價下跌，把他們拖向絕路。

一開頭，大生頭家就叫何老虎把膠園裏的所有的工人的薪金減去四份一，裁了十多個老弱的工人；過了兩個多月，將原有的薪金又再減去四份一，又是十多個工人失業。那天，大生把第三次減薪裁人的計劃同老虎商量之後，豈料他一時藏不住話，竟在發脾氣的時候說了出來。這消息像是發冷病似的，使得個個人心裡發抖。工錢已經一減再減，有些人已經吃不起飯，單就蕃薯六伯和蛇王坤兩個來說，他們家裡已經開始吃木薯飯，而且吃了

好幾個月了。現在，誰不就自己的命運呢，莫說要被裁掉，就是再減一次薪，大家便只好挨餓。

蕃薯六伯就爲了這件事大傷腦筋，他想：夫婦兩年紀那麼大年，把身子弄虛弱了，吹着風，淋着雨，或是多鋤幾堆泥，多割幾棵樹榕，不是腰酸，就是背痛。倘若不幸弄掉那份僅能賺得兩頓稀粥的工，以後的日子就不用想了。

兩三天來，腦子裡不停地想着那件事，連吃飯，做工，全不上勁。回到家裡，看着老伴在勞碌碌，心就發痛，怕老伴心裡難受，又不敢把事情告訴她，所以每天晚飯後，撥個櫈在門外坐着，好消消悶氣，免得對着女人，又感到不安。

離開月底粮期還有幾天，他的心就更亂，趁着沒人時，便偷偷的歎氣。可是，老伴終於看出他神色有異，知道他有事在心。問了他一次，沒有結果，第二天，又問了一次，蕃薯六伯看看事體再也瞞不住，便說出來。

現在，他們只好等待那個宣判的日子了。

(五)

天才剛剛放亮，晨雞還在起勁地啼着，大生膠園裡已經浮動着人聲了。

膠林裡曉寒未退，濃霧還沒有完全散去。野鳥在樹上拍着翅膀，長尾猿發出嗚嗚的叫聲，在山林裡回響着。

地上，長滿了叢密的不知名的野草，沾着露水，偶然一枝折斷的樹枝，落在草上，把露水掃落地上。到處都是濕的，冷的。但空氣却十分清新，蕩着香甜的氣息。

蕃薯六伯拿住割膠的刀，匆匆的在膠樹的行列中穿來穿去，他的肩上掛着一個像小孩子上學用的書包似的帆布袋，裡面裝了許多膠屎，把帆布袋也凸起來了。他在每棵樹前停下，彎着腰，在樹身的刀口上把凝結住的樹膠屎撕下來，勒的一聲响，膠屎彈起來，整條落在他手上，往布袋一塞。他的鋒利的小刀依着昨日的刀痕割下去，一片比紙還薄的樹皮輕輕從刀口落下，落在草地上。刀口割過的樹上，冒出一股細流，乳白色的汁液流着，沿着割去樹皮的地方，流向一片小鐵片，流下大而白的瓷杯裡，像剛捏出來的羊奶似的，在清晨的空氣中，散出一種令人感到舒服的氣味。

六伯的手藝是熟練的，數十年的工作經驗把他鍛鍊得敏捷而準確。他從未損傷過一株樹膠，別人把樹身割得很多傷痕，到處是乞丐（丫頭），但他割的那份芭，四五百棵樹，除了三數棵生了病枯死之外，其餘一律是光溜溜的，樹皮上簡直是洗擦過一樣乾淨。幾百棵樹，他費兩個鐘頭的時間便割好了，一棵也不會漏去；別人呢？往往要多一個半個鐘頭，而且大都是故意留下一些，免得太吃力，太辛苦，因此，

生性嫉妬的人常常對他說：

『蕃薯六伯，你把樹膠割足了，頭家賺了錢，將來給你對分哪！』

這挖苦話，他照例不加辯解，也不予介意的，他只是溫和地笑笑，老老實實地回答說：

『吃人糧銀，給人做事，天公地道嘛。』別人也只好冷笑一聲，咕咕着走開。

可是，今天他滿懷懊惱，何老虎的話，一直盤據在他心頭，像生了根似的，沒法挪開去。裁人啦，減薪啦……像個魔鬼的黑影似的，逐漸在他眼前擴大着，幌動着。他覺得自己掉在大海裏一般，空虛渺茫，雙腳踏不實，但他總希望得到救星，比如一塊板，一條繩，把他從茫茫大海牽上來。可是，當他睜開眼睛，向回週看看，只見到腳林裡深綠的一片，利劍似的陽光，從樹頂上刺下，膠林中偶然傳來一聲咳嗽，一聲鐵桶的撞擊，一段枯枝的墜下，把沉重寂靜的空氣攪動一下，旋即又趨於沉寂。

他回首望望自己走過的地方，糟得很，他這才發現今早割了這麼一大段時間，還未把樹割去一半。他索性在一根突起的樹根上坐下來，從衣袋裡掏出捲烟，燃起來猛吸，膠林裡成千的花蜘蛛子繞着他全身翁翁（口旁）飛舞，等個機會輕輕的倚在皮膏上，把針插進去，吸吸着血液。一股烟噴出來，蚊子立即散開。

他很快就陷於沉思的迷惑中，他眼睛望着膠林，長時間的割膠生活，使他對每一株樹，每一

條草，一塊石頭，一個聲音……

：都是那麼熟悉而又親切。但，誰知道呢？再過兩天，當這個月份完結時，當頭家來出糧時。他們便會知道裁人減薪的事是否真實，那時他們便會証實自己的命運是最悲慘的還是幸運的，但，期待是最可怕的，對於決定自己命運的期待，尤為可怖。蕃薯六伯除了吸烟，除了嘆氣，一籌莫展。

忽然，一個人的腳步聲在他背後响起，他本能地旋過頭來，心裡抖的吓了一跳，來不及站起，那人已經走到他跟前。這人是何老虎。

『六伯，你真快！割完了吧？』他用着前所未有的客氣，稱呼他做六伯。臉孔儘可能裝出不在乎的笑意。

『工頭，還有一點點，一會兒就完了，你抽口烟嗎？』他從衣袋裡取出烟和火柴，心裡帶着憂懼，像孩子做錯事似的，心忐忑不安。一種矛盾，一種希望，使他將自己的烟奉獻給他所憎恨的人。

『多謝啦！』何老虎點着烟，在樹根上坐下來，『六伯，時間還早，我們坐一會罷！』他把身子移過一點，讓出一個位來。六伯便不由自主地坐下。

兩個人相對着，沈默着，大家只顧吸烟，想心事，陽光漸漸昇高，園裡覺得明朗了些，遠處有笑聲，花蜘蛛子分成兩隊，圍着兩個人翁翁（口旁）着。沈默了好一會，何老虎向蕃薯六伯冷冷地瞥了一眼，把最後的烟吸

了一大口，丟下烟頭，開口了。

『六伯，你看這膠樹多壯。膠很足哩，要不是大跌價，你想，這園樹膠會賺多少錢？』

『實在可惜。』六伯找不到適當的話回答，只淡淡的說。

『是的，真可惜，唉！膠價一跌就不再昇起來，大生頭家虧的真慘呢！』

六伯懷疑地望他一眼，低下了頭。想起裁人減薪的事，很想就此問一聲，究竟是不是真的，但話到了嘴邊，終於沒有勇氣說出來。便閉住了嘴。然而何老虎好像故意引逗他，偏偏說起那件事來了。這使得六伯心裡急劇地跳動起來。

『唉！下個月聽說又要除人了，不除的又要減薪了。』何老虎斜着眼偷偷地察着他的臉色，等待他的反應。但他只見到六伯的眉毛竊了一下，嘴唇抖了一抖，便又像一根枯木似的，連動也不動。其實六伯這時真是十分激動的，不過他不願意在這老虎面前表現他的窘態，故作鎮定罷了。看他表示，何老虎又迫進一步。

『大生頭家說，』其實這也正是他所主張的，『年紀太大的，體力不好的，或是未足二十歲的一律除去啦，唉！我可真替他們耽心，以後的日子可難過呀！』他用同情的口吻說，臉上的神色也裝得特別苦惱。六伯可忍不住了，這句話太刺傷他的心，『年紀太大的……』大生頭家有幾個人像他那樣年紀啊！就是蛇王坤也還比他少兩歲呢。

『你說我不致於給大頭家除去罷？』他希望地問着，等工頭給他一個否定，但何老虎像個貓：喜歡把捉到手的老鼠爽快的玩一場。便故意地說。

『也難說呀！六伯。』

『唉！』六伯失望地嘆氣了，他一下子像沉到海底下去了。

『我替他們開關，替他們種樹，一直做到開關，有人息，有收成，現在我老實，就不用我啦……』他接連嘆了好幾口氣，心裏舌得像吃了黃連。『這樣可真不公道啊！』

『我看，大生頭家不會除你的，你是他的老功臣哩！』何老虎挖苦着說，狡猾地冷笑着。

『你總知道多少罷，工頭，難道你一點都不知道嗎？』

『我哪會曉得呢？除人又不是我作的主，我還對頭家說叫他全都留着，我說：「別除他們吧，生活難呢，他們會逼得走頭無路呀！」可是頭家一聲不响，他說要好好的想一想，到月底出糧再決定。過兩天就出糧，那時總會知道的。』

知道當然會知道的，但既然有所決定，幹嗎不早日通知，硬要等出糧才說呢。蕭蕭六伯心裏亂闖闖的，他幾乎忘記還有將近一半的樹還未割，他只木然不動。

『是的。』他說。『出糧時我們總會知道的。』

這時，在第二個芭份裏，有人唱起山歌來，那些年青的膠工，不論男和女的，都有這樣的習慣，割膠時，大家都忙忙急急，

大氣也不喘一口似的，等到割完了，膠刀一放，找個多草的地方或一根枯樹幹上坐下來，便對答起那些專講愛情的山歌來。山歌在六伯耳邊一响，他這才驚覺起自己工夫還未做好，便站起來，說道：

『還有幾棵樹，我去割完它。』走了幾步，放心不下，又回頭說：『工頭，在頭家面前，同我說句好話，多謝你啦！』剛提起腳來，何老虎就把他又叫住。

『你過來，我想同你商量一件事，我差點忘記了。』

六伯用懷疑的眼光看他，心裡覺得奇怪，看他的臉色，似乎有點秘密的樣子。

『我問你。』何老虎說：『我聽說你的山芭打算賣掉，可是真的呀？』

這突如其來的問話，把六伯駭了一跳。心裡想：這倒是新聞呀，誰知道我想賣山芭呢！誰造的謠言呢？他搖搖頭，笑着答道：

『哪有這回事呀，工頭，山芭是我的命根哪，都耕了幾十年了，沒有放過手，怎麼能賣了呀！我們公婆豈不要乞食了嗎？那是人們亂說的，你別相信呀！』

『六伯，無風不起浪，你要沒有這個意思，誰又能做出這些話來呢？說句老實話，大生頭家在我面前說過多回了，他說你的山芭剛在他膠園前面，又臨近馬路，他意思多出點錢，叫你吧山芭讓給他，他打算在馬路邊的小山坡上面蓋一所別墅。把家

人搬上來住，說是省得在埠上整日的應酬這個那個的，整日裡不是喝酒，就是跳舞打牌，討厭得很哩。』

『可是，我沒有賣山芭的意思，我的老婆也不會答應我把山芭賣掉的。』六伯說。

『我也是那麼說的，』何老虎同情地說。『我說：「人家兩公婆辛辛苦苦守着個山芭，雖然出息少，倒底也是幾十年的心血呀，怎能賣的呢？」』

『你說的真對，你想，我一生人只有這麼一點地，總算不枉我做了大半世人，賣了它，我們連住都沒有了，況且現在的情形可叫人就心死啦，要是大生頭家忽然不要我用了，如果沒有個山芭，叫我怎麼日子呀？』

『你想的也不錯，』何老虎表現得更誠懇地說『不過我相信大生頭家決不會把人趕上絕路的。那次——大約是個把月前吧，他同我說：「要是你的山芭賣了呢，就叫你搬進膠園裡住，在公司屋裡隔出兩個房間給你。工呢，當然叫你做下去。要耕芭也可以，膠園背後，也有成百以吉的荒地，可以割出一份給你的。」』

六伯，你想看看，他這是多麼照顧得週全呀！我說嘛，要是真的這樣做，你就不用憂心給除掉啦，是不是。』

『大生頭家的好心，我這是感激得很，可是我這地，耕熟了，雖是沒什麼出息，不過耕起來容易多呢，換個新的荒芭來，我兩公婆，也沒有那股大氣力做！』

至於做工這一層……唉，難哩！」他說不下去了，他這時才忽然想到，大生頭家用除人來威脅他，想叫他把地賣出去。於是他突然生氣了，堅決地說。

「我的芭無論如何是不賣的，我在那裡生，我在那裡死，我不賣！」

「啊，不賣就不賣啦嘛，幹嗎生那樣大的氣呀！又不是我要買你的。放着一大筆現成的錢你不要，我也覺得可惜。大生頭家說：就是你多要幾百，也是人情之常，他也不在乎。你既然不賣，就算了，將來你沒有工做，回去耕耕芭，一定是不會餓死的，可是……可是，哼！我也不說了。」何老虎有氣沒氣的說了一頓，站起身來，伸個懶腰連頭也不回的走了。

蕃薯六伯還在氣得全身哆嗦（口旁），望着工頭的背影消失在膠林中，眼前又蒙上一層茫然的霧。他頹然的坐下來，膠刀也掉在地上，他無力再把未割的樹膠割完。太陽已昇得很高，膠園裡的工人早已準備收杯了。

（六）

月底，是大生膠園出糧的日子。工人們照例是休息的，這樣的日子，在大生膠園裡，當膠價最貴時，一個月有兩次：月半和月底。可是自從樹膠跌了價，連月半糧的規矩也取消了，只逢月底休息一天，出糧是在早上，下午，大家可以隨意的休息，有些便到埠上去，辦點私事，買些用品和食物之類，直至天黑，才乘

車回來。

這天早上八點多鐘，大生頭家便坐了他的私家車到園裡來，休息了一會，便由何老虎帶着四處看了一陣，然後和何老虎回到工頭住的那所房子前面的走廊上，兩個人一面喝着啤酒，一面就吸吸咕咕的談話。

工友們都懷着憂慮，他們互相猜測着：誰可能被除去，推測着減薪的數目，推測着一切的可能性。他們嚴肅地緊閉着面孔，用同情和蘊着痛苦的眼光，互相望着，大家心裡都明白，一個不幸隨時會落在任何一人的頭上。他們遠遠地望着何老虎和大生頭家談話，雖然他們一點也聽不見什麼，但他們却注意兩個人的表情，何老虎的話似乎最多，他的雙手一時舉起，一時攤開，一時又握起拳頭，好像氣憤到了極點，要和頭家打架；大生頭家偶然也動動嘴，點頭或搖頭，他嘴裏咬着的大雪茄可沒有離開過。在他們前面的桌面上，平放着一張白紙，大家都猜說那準是一張不幸者的名單，只要把那張名單上的名字唸出來，被唸到他的姓名的入就會成為被判處極刑的囚徒。

蕃薯六伯，蛇王坤，以及另外十幾個男女工人，成了個小集團，他們心情沉重地談論着早已談論過的事，每一句話，每一個意見，都不知重複了多少回，只要有一個人開口，其他的人就知道下面一段是什麼話。但大家還是傾聽着他們所熟知的話，而不表示一點不耐煩。

蕃薯六伯除了歎氣，憤慨，

不說一句話，他也沒有把頭家要買他的山芭那回事說出來，他知道說出來也是沒有用處，因為賣不賣山芭是他自己的事，別人決難有什麼意見。誰也不敢贊成或反對。所以他寧可守着秘密。

九點多鐘，工頭在走廊上傳着話，叫大家去出糧，打開帳簿，工頭一邊計算，一面叫着工友的名字，大家支取了他們應得的工資，大生頭家一言不發地望着他的妻舅計算，把紅紅綠綠的鈔票放進工人手上。他的嘴上咬住大雪茄，不時絲絲的吸兩下，眼睛睜成一條細縫。只有當女工人領取工錢時，他才特別把眼睛睜大一點，先看看她們的臉，然後把眼睛移下一點，死瞪着她們的胸脯，直至她們領了錢，紅着面離開，他的眼睛還在背後貪婪地追逐着。

三幾十個工人，不過半個鐘頭，就出過糧了。

「你們大家都別走開呀！頭家有話對大家說哩。」何老虎向他們叫着，於是大家心裡卜的一下跳，默然地等最後的宣判。

這時候，大生頭家挺起個大肚皮，輕巧地站起來。向大家走前幾步。他雖是紅光滿臉，可是裝成個苦相，簡直欲哭無淚的樣子。他向大家望了一眼，前面站着幾十個工友，默默的，像羔羊似的柔順。都張着一雙飢渴，哀求的眼，在他心裡閃出一句話：真是乞兒相。他滿意了，覺得自己是個有非常權力的人物，他可以叫人生，也能叫人死，要哭要笑，都得由他支配。（待續）

(象) (狗) (人)

據說馴服了的象是善於幫助人去捕捉野象的。象我見過的，而且還會對牠有過好感，那是年紀很小的時候，自從知道牠有那種爲了報恩，不惜手段去幫助主人把鎖鏈加在伙伴身上的奴才性，我不禁很卑視牠了，雖然站在人的立場，我們還得感謝牠的。

和象有點相似的是狗。狗會替主人看門，見到陌生人，不但會吠，有時還會咬，而在主人面前却搖頭擺尾，盡牠的狗才討主人的歡喜。對狗的這種眼光我是沒有什麼非議的，因爲人是人，狗是狗，非同類也，狗之吠人或咬人（當然是陌生人），似乎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牠之不吠不咬牠的主人，因爲牠是他養的。至於在主人面前搖頭擺尾，也無非希望多得一塊骨頭吧了。

但看到狗的那種見到同類經過主人門口或闖進屋內也「汪汪」吠一頓，或像遇見死敵般的衝上前去張牙舞爪咬個不住的行爲，我是頂討厭不過的。小時候，我會興高地拍着掌鼓勵自己的狗去咬野狗或別人家的狗，現在一看到這樣真恨不得捉牠來咬一口，好讓牠嘗嘗咬的味道。

至於人，雖還不至於幫助別的動物或火星上的人類（如果真有其事的話）殘害同類，但在有階級的社會中，却有些人忘記了自己的階級身份幫助別的階級來壓迫、剝削本來是同一階級的人；或者幫助別的壓迫，侵略民族來奴役自己的民族。

對這種人我除了憎恨外沒有話對他們說，雖說他們也長了耳朵，腦裝，聽得懂我的話，但畢竟和狗、象之類差不了多少——你想我會傻到去和狗或象說話嗎？

——砂 耶——

關於歷史

成業

到現在爲止，給歷史下個定義或說明宅的用處的人，並不多見。我們可以說：「歷史是研究與介紹人類過去生活的記載。」但這在人類過去的生活中，只佔了一部份而已；史前的一切活動，便有待考古家及人類學家去探討了。

我們研究歷史的目的，最好莫如用「比喻」來說明。歷史之於社會，一如記憶之於個人，其對社會所起的作用，是和記憶之於個人相同的。就如記憶一樣，歷史負起了說明現在的工作；就如記憶一樣，歷史對於任何未來的計劃，也是非常重要的，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就是這個意思，沒有歷史的社會，是比完全失去記憶的個人更來得可悲的。一個忘了它的過去，它的傳統和它的道德信條的社會，是很有可能淪入窘困的境地的。

除了給我們鼓勵與理解以外，歷史知識還賦予我們一種「選擇力」。那些昧於上古者，對近代史的認識，尤其急需。做人已經做過的事，是蠢才與懶蟲的「秘方」；但歷史知識却可以告訴我們什麼是人已經做過的，使我們知道同一個問題，可以有幾個不同的方法去解決，從而令我們有自己再創造出一個新的方法的機會——最低限度，我們可以從中選擇出最好的一個。歷史知識，因此可以武裝我們的頭腦。這完全得力於「前車可鑒」所迫使我們去思索的結果，也是「有所借鏡」的一種享受。歷史，照這樣看來，便等於記憶了，但記憶要有用，便必須要正確；可是這正是常人的記憶所沒有的，別的不必說，幾個親眼看過同一事件的人，對它便有不同的述說，而一件事實，由甲傳入乙的耳朵後，再由乙來講述，其變質的程度，又會多麼驚人！因爲沒有歷史而說沒有過去，是不正確的，這就等於說：沒有園丁，花園裡便不會有花一樣，它可能有其深奧的真實性，但它却忽略了一件事——花園裡的花將由雜草取代。沒有歷史所產生的結果，並不是一片空白，而是對過去的傳說，幻想，猜測的叢生。要補救這個缺陷，便需要一個對各事的正確記載了。而歷史便負了這個責任的。

目要期二十第

目要期一十第

多無書存

我對新現實主義的認識
敵人、朋友、我們
千萬個聲音在控訴我
英雄的末落

建立我們的文藝陣地
我往何處去
抵制色情文化運動還要堅持下去
魯迅小傳
抵制色情文化運動

速從購欲

香珍美

號一十七牌門律槽梧坡小坡嘉新

Bee Chun Heng

No. 71, ROCHORE ROAD, SINGAPORE.

DRIED SLICED AMINCED PORK

TEL: 34625 五二六四三：話電

自造真正
本地肉乾
肉絲及甜
肥肉乾兼
代理胡振
隆正庄烏
蔴油
諸君光顧
無任歡迎
請認招牌
為記庶不
致悞

荒地半月刊定價表

本刊創刊號，第二期，
第六期，再版本經已出版。
歡迎讀者郵購，歡迎各地書
局代售。
(凡郵購五十本以上以
九折計)

定期	實價	附註
三個月	叻幣一元八角	一、零售每本叻幣三角。
半年	叻幣三元半	二、寄英屬地郵費一律免收。其他各地另加四分，航空照算。
全年	叻幣七元	

新市及馬亞學生最愛讀的報紙

新報

每逢星期二、四、六出版

社址：新市絲絲街一五八號A

電話：一六五七 信箱：一七三九

Sin Pao Press, Limited.

158-A, CECIL ST., SINGAPORE.

TEL: 6157. P. O. BOX. 1739.

言論公正

新聞翔實

副刊精彩

版式活潑

建立健康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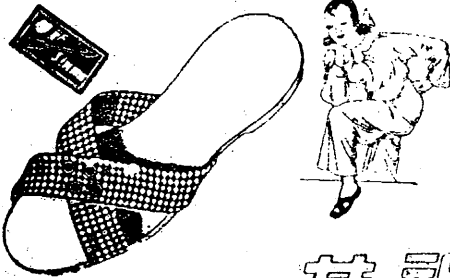
反對色情文化

定價：

每份一角五分

每月一元八角

新華筆膠鞋



新華公司製造廠

本廠設在新加坡坡坎美樓四十二號 分廠設在新加坡坡坎美樓四十二號 分廠設在新加坡坡坎美樓四十二號

工好貨好



配鏡最多

各種新式眼鏡齊備 學生惠顧特別優待 兼售手錶、水筆、各種類繁多 取價公平